

天台山方外志要

息園訂本

道書赤城山玉京洞為第六大洞天司命茅君所治桐栢及靈墟司馬悔山則天台於七十二福地又居其三也王喬控鶴羽人丹邱自孫興公作賦時已直目以仙都然則永平中有劉阮赤烏中有孝先東晉以上之仙去名不傳者豈少哉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神仙

周王喬

字子晉靈王太子好吹簫作鳳鳴浮邱公接以上嵩高道家稱為右弼真人治桐栢山掌吳越水旱五代時封元弼真君宋政和三年封元應真人紹興庚申加號善利廣濟真人台之寺院奉為護迦藍神蓋一方土地主也見靈異考及府志

漢茅盈

字叔申咸陽人於龍顧山駕鶴上昇按茅山記云盈漢景帝時人其祖冢字初成秦時於華山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有童謠云神仙得道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盈年

十八委家學道詣南岳上真西域王君受道道成命為太元真人領東岳上真卿司命真君至哀帝元壽元年乘雲駕龍治大霍赤城玉洞之府見三輔黃圖及道史屬辭叔申馭鶴注與臨海圖經按名勝記天台赤城有玉京洞蓋十洞天第六茅司命真君所治見神仙考 按

茅三君叔申為長其弟曰固曰表各治茅山

劉晨阮肇 漢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迷不得上各噉數枚體充下山持盃取水欲漱見有胡麻飯糝便共泔水逆流行二三里得度溪邊有二女子姿質妙絕見二人持盃

笑曰劉阮二郎來何晚耶邀還其家勅侍婢曰可速作食食胡麻飯山羊脯甚美有一羣女來各持五三桃子笑言相賀暮各就一帳宿遂停半年氣候草木是春時百鳥啼鳴二人悲思求歸甚苦女集會前來諸女奏樂相送指視還路既至剡親舊零落無相識者問訊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採藥迷不得歸云晉太元八年復去不知何所見神仙傳方輿勝覽

張皓 字文明汝南人漢安帝末初中遇封衡授以青要紫書金根上經及神丹半兩戒之曰勤則得之替則失

之皓受命入赤城山服丹行道久之耳能洞聽目能徹視常有學者迺來訪之則或為白鶴或為飛雲搏空游虛隱沒莫見至魏明帝太和初登真

陰長生 受太上之命往赤城

王思真 王思真者位為太上侍經仙郎漢靈帝光和二年已未正月一日太上老君降於天台山命思真披

九光之韞書洞元大洞等經三十六卷以授太極左仙公葛元

劉根 字君安長安人隱永嘉飛霞洞嘗至天台赤城訪紫極君見仙家雜記葛洪神仙傳

吳葛仙公 名元字孝先句容人道士支道紀夢通元真人從大羅天降生十八九歲仙道漸成入天台赤城精

思念道遇左元放授以九丹金液仙經劾鬼秘法三元真一妙經行持三年廣積功效光和二年正月朔感太上老君勅真人徐來勤等同降於天台授靈寶經三十六部今桐栢有法輪院即三真降經之處及仙公役鬼所築受誥壇存焉又得分形萬化之術靈感應變之法道成乃於天台山立壇授道微五岳真形圖曰吾昔受左元放先生今付予

汝後玉帝三頒錫命服閣皂煉成之丹聞仙樂嘹唳旌幢
翳天坐八景琅輿仙童玉女左右衛迎白鶴繞空冉冉而
舉位爲太上玉宗
太極左宮仙公

晉袁根栢碩

剡縣人因驅羊度赤城山忽有石門豁然見二
女方笄遂爲室家後謝歸女以香囊遺之根後

羽化碩年九十餘見搜神記與劉阮
正同但赤城洞與桃源洞微異耳

魏夫人

南岳魏夫人內傳名華存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
魏舒女少讀老莊春秋三傳別居一園父母逼之

強適太保公掾南陽劉幼彥幼彥爲修武令隨之縣舍閉
齋別寢入室百日季冬夜坐四真人來降於室夫人拜乞

長生度世青童君曰此清虛真人者爾之師也當受業焉
景林真曰爾應爲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封南岳夫人也後

聖君命仙伯牙叔平授夫人青瓊之板丹綠爲文位爲南
岳夫人使治天台大霍山南岳小錄曰赤城山下別有洞

臺方二百里
魏夫人所居

班孟

不知何許人能飛行服酒餌丹年四百歲色如少女
或終日坐空中與人語又能入地中初沒足漸至腰

及宵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指刻地卽成井可汲指人瓦
屋卽飛嘗取人桑千株聚之如山十餘日吹之各還其本

處如故或含墨噴紙成文字皆有意義後入天台山仙
去見葛洪神仙傳及仙苑編珠天台山或訛作大冶山

夏馥

字子治陳畱人入桐栢山遇王真人授以黃水雲
漿之法今在洞中爲明晨侍郎見陶弘景真誥

王元甫

沛人也同吳人鄧伯元學道於赤城受服青精飯
吞日精丹景之法內思洞房積三十四年乃內見

五臟冥夜中能書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天帝遣
羽車迎之與鄧伯元乘雲駕龍白日昇天爲中岳真人

白雲先生

洞天福地記靈墟乃白雲先生又按野史辨才云右
軍得筆法於白雲先生又按野史辨才云右

軍作蘭亭記三百七十五字始夢天台了貞傳授
筆訣以未字爲法云其後司馬子微亦號白雲子

許邁

字叔元勾曲人也入懸雷山改名遠遊服術黃精感
太乙真人定錄茅君授上法後移赤城遇王世隆受

解束反行之道服玉液朝腦精三年之
中面有童顏後度世東宮爲地仙中品

羊愔

兄忻爲台州樂安令愔從之嘗遊阮郎亭崖上有字
世傳劉阮題愔醉亭畔七日方醒夢入洞遇靈英食

青靈芝百節俱輕自括蒼往天台一日可到日行三四百里有奇

齊褚伯玉

錢塘人也年十六家為娶婦伯玉踰垣而出隱於天台中峯二十年樵人見之在重巖之下顏色怡

怡左右唯有松屑二爨由是遠近知名齊高帝徵之不起乃移居大霍山仙去

隋徐則

隋書本傳東海剡人幼沉靜寡欲精於議論聲傳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杖策入縉雲

山陳大建時應召憇至真觀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惟松木而已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初在縉

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遂詣揚州晉

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至五更死支體柔弱如生遣使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

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

八十

王遠知

天台道士也其母夢靈鳳有娠僧寶誌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年七歲日覽萬言十五入華陽事陶

貞白授三洞正一法潘師正是其入室弟子而司馬子微則師正弟子也遠知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

一日雷雨雲霧中老人叱之曰汝所著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方懼傍有衣青衣人已捧書立矣

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金科秘於元都汝何敢輒藏細帙遠知對曰青邱之老傳授老人曰上帝勅下

汝仙品已及受度期展四年之紀數也又以少時誤傷一童子唇不得白日昇天署少室仙伯將行沐浴焚香而化

年一百二十六歲後於東海借迅風與人飛渡至登州方輿勝覽云韓文公詩仙官勅六丁雷電下取將蓋用此事

唐司馬承正

舊唐書本傳字子微河內温人少好學善篆隸書為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

餌之術止於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將還勅麟臺監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景雲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璋就天

台追之至京問陰陽術數對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帝曰理國無為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淡合氣

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固辭還山賜寶琴一張及霞紋帔開元九年元宗又遣使迎入京親受法錄前後賞賜甚厚十年請還天台山元宗賦詩以遣之則天時

子微與陳子昂王維李白賀知章孟浩然盧藏用宋之問

王適畢構為仙宗十友睿宗聞與物自然之對歎詠曰廣成之言何以加此辭歸盧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子微曰以僕觀之乃仕宦之捷徑耳盧初隱終南後登朝聞言殊有慙色尚書故實子微形狀類陶隱居元宗謂人曰承正弘景後身也尸解日白鶴滿庭異香郁烈號白雲先生神仙傳考時女貞有名焦靜貞者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子微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爾良師也靜貞既還詣子微求度未幾昇天嘗降人間謂薛季昌曰司馬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木之任當為東華上清真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子微赴長生殿千秋節齋直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乃褰裳躡步而窺之見子微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其腦中聲也天師還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先生之謂乎一日謂弟子曰吾於玉霄峯東望蓬萊有靈真降駕今為東海小清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蛻弟子墓其衣冠時年八十有九元宗親撰碑文所著有修真秘旨天地宮府圖坐忘論登真系等書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正一先生按自陶隱居傳王遠知傳潘師正以至司馬正一

又傳薛季昌傳田良逸傳馮惟良傳應夷節八代一脉相承其最著者正一自王遠知後田馮應俱居天台山得道云又按新書陸餘慶傳餘慶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正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名字不同也

謝自然華陽女冠幼而入道慕南岳魏夫人之操至天台從司馬子微學道後白日仙去事見續仙傳按

白氏六帖蜀女真謝自然泛海將求蓬萊云云其事即焦靜貞事也又唐類函云自然於開元親受紫虛寶經於金

泉山一十三年晝夜不寐兩膝上忽有印四孺若朱有古篆六字粲如玉則與焦靜貞又不同矣

李元開元間嘗遊華山采藥忽一日騎白鹿謂山下人曰我今遊天台山有三老人遮道留之不可見王簡凝

仙傳

王旻不知何許人天寶中賜號太和先生有姑亦得道年七百歲往來天台貌如嬰孩見湖海紀聞

甘泉先生不知何許人隱華頂峯頻詔不起開元十八年元宗特於王屋山置臺觀以居之

吳筠 字正節通經義美文詞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南遊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後於剡中焚香返真按鼎撰通和先生祖貫碑云貫學黃老初賀監季真得攝生之術負笈賣藥數百年不死後於天台山昇僊見高道傳恐未必然

汪子華 字時美三舉不第歎曰年逾不惑不登仕版何面目見朋友乎初與顏真卿同事白雲先生張約再師赤城先生司馬子微丹成道備貞元五年白日昇天按道家號白雲者甚多不必以子微自號白雲遂疑無其人也

田虛應 司馬子微之再傳也字良逸薛季昌以上清大洞法授之潭州大旱虛應蓬髮無言而雨降久雨不止虛應默然岸幔坐即霽元和中入天台山不復出憲宗詔不起神人持金爐降詔因羽化見高道傳良逸以虛無為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見者福恠盡去呂侍郎楊侍郎憑皆北面師事之見因話錄

馮惟良 神仙通鑑字雲翼相人也修道於衡岳中宮與徐靈府陳寡言為烟蘿友香火之外琴酒自娛久之

就降真堂師田虛應授三洞秘訣元和中東入天台桐栢觀自正一先生完葺以來湮廢已久惟良乃再締構作上清閣降真堂白雲堂脩閑亭遠復前跡以三洞之道行於江表憲宗詔不赴即華林閣創棲瑤隱居以止一日命湯沐浴冠簡降庭若所對召須臾循降而升坐化年九十

吳善經 縉雲仙都山人年十七為道士遍登匡廬天台三茅元和甲午年八月羽化見權德輿三洞法師吳先生碑

王可交 蘇州人嘗掉舟入松江中流見畫舫有道士七人皆玉冠霞帔其一呼可交與二栗命黃衣送上岸且令合眼泊開眼已失黃衣但見峯巒中松栢參天問之乃天台山瀑布寺前也自是不食後挈妻子入四明山不復出見靈異考

許碯 少為進士晚學道常歷天台於懸崖人不及處題曰雲而去許碯自峨嵋山尋偃月子至此後插花滿頭醉歌昇

夏侯隱

不知何許人大中末遊天台獨止一室或露宿草樹間每登山渡水則閉目而睡比至則覺人呼睡

仙見神

月光童子

巨鰲記有人誤入嵩高山見東南大巖下石孔中入有大宮闕自然明燭與日月無異有六仙人云月光童子在天台往來此

中非有道不得見又見總仙傳

應夷節

高道傳字適中汝南人生時母夢流星入牖後遊天台受馮惟良上清三洞之法與葉藏質劉處靜

為林泉友道行精勤動有神靈之應武宗會昌中就天台桐栢觀之西南別建淨壇以居觀察使李褒奏院額詔以

道元為名拾遺張穎撰記昭宗乾寧中一日沐浴入靜凝神如有所待翼日昧爽解化及遷神就窆但空棺而已時

年八十五羅隱為之贊

左元澤

永嘉人居玉霄峯三年絕粒不語嘗製真一頌見赤城志元澤師徐徵君遊山經旬不返樵者見與

三虎坐不食五穀後尸解見總仙傳

陳惠虛

河東人為僧居國清寺嘗與同侶遊石橋遇異人從此慕道晚歸終南遇一叟遺以大丹服之昇仙

見仙傳拾遺

徐靈府

號默希子天目山人通儒學由天目趨天台居雲蓋峯虎頭巖石室中修真二十餘年絕粒久之凝

寂而化年八十二所著元鑑五卷詮通元真經及撰天台山圖記三洞要略寒山子集叙靈府於會昌中頻詔不起

獻詩言志云野性歌三樂皇恩出九重來頌紫宸命遣下白雲封多愧書傳鶴深慙紙畫龍將何佐明主甘老在巖

松見唐詩傳

陳寡言

字太初隱於玉霄峯號曰華林天台科法有闕遺者拾而補之惟傳度弟子有劉介者就華林請教

奉几杖香火凡二十年盡得其法寡言將尸解謂劉介曰當盛我以布囊致石室中慎勿以木為也又以詩示其徒

曰我本無形暫有形偶來人世逐營營輪迴債負今還了搔首索然歸上清別有詩十篇舊在天台道元院

葉藏質

字含象處州松陽人法善之裔也詣天台馮惟良授三洞經錄於玉霄峯選勝創道齋號石門山居

日誦道德度人二經晚年猶精符術請之者如織婺州牧為邪物所撓詣請符至中路犯以忌穢失之牧親造見案上有封筒封簽甚固乃前之符也因焚香致匣捧歸崇物遂絕唐懿宗優詔石門山居為玉霄觀忽命酒召其友應彛節同飲語及平生事然後告以行日及期題於門曰鷄鳴時去門人皆聞珠珮雜鼓樂聲於空中須臾鷄鳴視之已化矣年七十四

劉處靜

自號天台山人耕人會昌中與葉藏質應彛節為林泉友見舊圖經

劉方瀛

天台道士常以丹篆救人與同志弋陽縣令劉颯按天師劍法以五月五日就弋陽葛溪鍊銅造劍

勅符禁水疾者登時即愈嘗於黃巖縣修齋勅壇以救疫毒咸通末無疾而終戒其門人使與劍俱葬乾符中和間台州裨將李生領徒登其墓欲以取劍見其尸柔軟容色不變顧視其劍哮吼有聲遂驚懼不敢取而去

杜光庭

字聖賓號東瀛子或云括蒼人為時巨儒唐懿宗朝與鄭叟賦萬言不遂遂入道事天台山應彛節

嘗謂道法科教自漢天師暨陸修靜撰集以來歲月綿邈幾將廢墜遂考真誥條例始末故天下羽褐未遠受其賜

鄭畋薦其文於僖宗召見賜以紫服象簡充麟德殿文章應制為道門領袖當時推服中和初從駕興元道遊西縣適遇術士陳七子名休復灑然異之披榛穴地取瓢酒酌之曰以此換子五臟爾游成都喜青城山白雲溪氣象盤礴遂結茅居之溪蓋薛昌真人飛昇之地也一日忽謂門人曰吾昨夢朝上帝以吾作岷峩主司恐不久於世時後唐莊宗長興四年年八十四歲一旦披法服作禮辭天陞堂跌坐而化顏色温粹宛若其生異香滿室久之乃散蜀主王建初欲大用之為張裕所沮賜號廣德先生又欲優於名秩以為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

閻邱方遠

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辨慧年十九問大丹於香林左元澤復詣仙都山隱真巖事劉處

靜學修真出世之術三十四歲受法籙於天台玉霄宮葉藏質真文秘書訣盡蒙付授而方遠守一行氣之暇篤好子

史羣書每披卷必一覽之不遺於心常自言葛稚川陶真白吾之師友也銓太平經為三十篇脩盡樞要其聲名愈

播於江淮間唐昭宗景福二年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德訪於餘杭大滌洞築室宇以安之昭宗累徵竟不

赴召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俾耀元風賜號妙有大師元同先生闡揚聖化啓發夢昧真靈事跡顯聞吳楚由是從

而學者無遠不至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日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亭午而化顏色怡暢屈伸自遂異香芬馥三日不散弟子以從俗葬舉以就棺但空衣而尸解矣葬於大滌洞之傍白鹿山後有道教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捨大滌洞歸隱

五代呂洞賓

游天台居福聖觀靈應事跡甚多嘗題一絕於壁云青蛇遠地月徘徊夜靜雲閒鶴未回欲度

有緣人換骨暫畱踪跡在天台宋紹興間一丐者負其母歌於市但云只兩口既久詢羣丐所聚則無是人一日到台州出崇和門至泉井洋擲其母於水乃一巨瓢跨而昇空人方思兩口乃呂字也

厲歸真

天台縣人也性嗜酒冬夏常衣單衣妙於水墨見屋壁即畫鵲時人不知其得道也以天祐三年十

一月於河中府中條山白日冲天告時人曰吾本台州府唐興縣人有弟在彼脫下破布衫服星簪羽袂而輕舉雲中寥寥有蕭管之聲

宋張無夢

字靈隱號鴻濛子與种放劉海蟾結為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多得微旨久之游天台登赤城廬於

瓊臺觀行赤松導引安期還丹之法居十餘載詠修煉事題曰還元篇夏英公獻於真宗召對令講易即說謙卦口方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除著作郎不受復召講還元篇曰國猶身也心無為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為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此還元之大旨也上以歌一闕賜之還山令台州給著作郎俸以養老有黃白術秘而不言居瓊臺又十餘年後到金陵九十九歲終經三日頂中有白氣勃勃然出高三尺肢體柔軟指甲不青心胸尚煖有瓊臺詩集行世

皇甫坦

字履道遇朱桃推真人頂有珠光顯仁太后目疾夢見坦能醫坦南游后令人物色得之目明甄踊而

行為布氣即釋踊留一扇禁中患瘡者用之皆驗平都栢枯二十年矣呵氣再榮凡四赴召命靈跡甚著隆興中游天台會康壽殿產靈芝遣兩府傳宣撫問於天台山賜沉香二百兩至乾道初方游武當後還青城拱手垂足坐繩牀而化三日不歇將窆天燈下燭仙鶴盤旋

陳景元

字大靈號碧虛子遊天台遇張無夢授秘術宋神宗詔開講賜左右街道錄及師號所居以道儒醫

書為齋館而區別之所役二奴曰黃精枸杞馴而不狡王安石王珪直與之游善正書祖述樂毅論黃庭經下逮歐陽詢化度寺碑年七十沐浴改衣作韻語云昔之委和今之蛻質非化非生復吾真宅長嘯一聲正坐而逝所著道德經註老氏藏室纂微莊子註高士傳百卷大洞經集註度人經傳文集二十卷

張伯端 臨海人字平叔少好學入天台山游處殆遍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遍歷四方後遊蜀遇

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誠號紫陽能出陽神自謂得形神俱妙之道歸以所得粹成秘訣八十一首號悟真篇及金丹四百字授扶風馬默曰平生所學蓋在是矣後世宗之稱為天台仙派嘗與僧神游揚州觀瓊花紫陽手中拈出僧無有也年九十九歲跌坐紫陽灘而化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茨實皆紺碧至淳熙中其家蚤起見一道流踞上席而坐叩其家事歷歷值其孫他出而去人以為用誠之歸云

本朝雍正十一年
勅封大慈圓通禪仙紫陽真人

白玉蟾 本姓葛名長庚閩清人得法於張伯瑞再傳之陳泥丸往還天台諸山博洽儒書究竟禪理出言成

章文不加點用都天大雷之法祈禳輒應時言休咎驚動聾俗嘗墮西湖遶尋不見達旦則在水上猶矐然也嘉定中命館太乙宮後解於海

豐縣封紫陽清明道真人

王茂瑞 行上清大洞法通真達靈事驗甚著參母至百歲茂瑞年九十八清健不衰人呼為王靈寶其弟契

真亦行大洞法號小靈寶所著靈寶教法秘錄十卷雷桐栢觀

姜僊翁 牧牛山谷中夏熱招雲覆之旱則呼雨多著神異後坐化人以其骨塑像見存豐饒坑廟旱潦有禱

必應

沈僊翁 歲旱遇人曰請我以瓜酒必雨果如其言子小仙翁靈異如父併塑於尖山廟

張雨 字伯雨言二十棄家遊天台諸山吳人周大靜為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雨師事之遂傳正一之法隨

王壽卿入京師吳閒閒家受七十二家符篆於虞集嘗作台仙閣記與薛元卿章心遠毛伯元相友善而文字之交則虞楊袁范諸君也詩宗杜古選類大歷間諸子文學昌黎而冷語類漢人引敗筆點一木石人物亦自賞適作字

勁健在陶貞白上葺黃篔樓衍在圖史甚富修元史尋山志出世集茅山志因號勾曲外史年七十六化後百餘年而所手營墓爲居人所發鋤擊陶器裂其腦容色如生面貯法書二帙發塚者取一帙示鄭太史環太史欲併得全帙令其人且攜書歸置市肆橫閣扇側雷擊一聲失其書歸示腦亦完好書二帙仍在其前驚掩之

曹法師 居天台溪南大路旁曰大路曹氏其族元季嘗繁年無所得乃往謁張真人盡通其法回至杭適大旱禱雨無應法師書片紙粘背上曰雨出賣官聞之命往吳山行事用一大甕盛水燒磚投其中青天轟雷一聲四神將立左右日上蒼主旱雨不可求法師曰權借太湖三尺水須臾陰雲四合黑霧漫空大雨如注平地尺餘頃之開霽視簷下水悉有鮮魚蘊草太湖果乾三尺諸司厚贖皆不受居家除淫祠伐妖樹威邪魔救疾苦禱雨祈晴厥應如響年七十餘終今有法劍藥磨存焉

天台山方外志要

名山勝景半在幽深險阻尋常人跡所不到之區自釋道外卽有好遊能至其地而不能久居也天台當東漢時卽有隱居之高察南齊時卽有開館之顧歡察嶺歡溪遂名其地與佛隴仙都千古不易高士亦偉矣哉附

高士

漢高察

隱居佛隴之北白沙之西有坡陀小嶺至今呼爲察嶺見神邕山圖

晉褚世標

義寧中隱士曇猷身留赤城山室顏貌如生平而舉體綠色世標登山獨得見之他欲觀者輒爲雲霧所蔽則知標亦有道士也

齊顧歡

鹽官人字景怡年二十隱居天台山開館授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母亡廬墓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輒執書慟哭學者爲廢蓼莪篇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台人或病疫以問歡歡曰汝家有書

否咎日止有孝經三章歡曰此益善可取仲尼章置枕上如其言果瘥人問其故曰善讓惡正勝邪此所以瘥高帝累召不赴卒時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尸解仙化焉詳見南史本傳及赤城志今歡舉歡溪皆以歡得名也

杜京產

錢塘人顧歡招之同隱歡忝今招隱峯是其遺跡

唐張漬

天台隱士喻鳧贈詩有道高天子問名重四方招之句王正白集亦有憶台州張處士詩

鄭隱君

白居易有贈天台鄭隱君詩

宋賈嗣業

字元濟篤厚長者朋友有不善者必私戒之嘗以舍法貢試而正貢者以小罰有礙次當嗣業久之

貢者不行人謂嗣業何不洽裝乃笑曰貢小事也彼已徧謝州縣親識我可奪之耶往見貢者勸之行嗣業卒不貢

隱居讀書子偉孫涉大顯

周敬孫

天台人師事金華王栢受性理之學嘗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例遊太學不仕

曹淇

字元圭號震寓翁與郡人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為友倡明正學於上蔡書院台之儒風一時為盛

有訓兒錄藏於家

王賁

字蘊古介持有守鄉俗化之王實翁剡上蔡書院賁具古冠服來謁及魯齋歸乃敦請代領其事既卒無

以殮門人爭經理其喪至墓道有兩岐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肯由徑不可違其志聞

者歎曰有是婦哉君之德益彰矣

元楊叔和

幼度弟漁獵諸史好禮賢士宋末元人逮宋諸王孫甚棘趙文敏公孟頫聞其名而避兵焉乃館而

庇之後謝書云向時托庇萬間獲殘喘以有今日何刻敢忘叔高令兄想益康健見停雲帖及程篁墩吳匏菴文集

杜本

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天台為人湛靜寡欲與人交尤篤於義天文地理律歷度數靡不通究尤工篆

隸所著有詩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稱為清碧先生至正三年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召為國史編修稱

疾固辭致書於丞相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

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卒年七十五

於谷遂

治書其學出於黃巖車若水

許嗣

字繼可號得靜山人善吟咏有詩集藏於家黃縉序謂清高而不失之迂平實而不近乎俚

曹文炳

字君煥號霞間老人篤厚任真不事表暴邑令佟復以儒學訓導薦之不肯就年七十以壽終有霞

間藁藏於家

曹文晦

字輝伯君煥弟少從兄學穎悟多識而雅尚蕭散好以吟咏陶寫性情時鄞邑尹許廣大以其縣之

儒學教諭薦遣使致聘辭不赴築室讀書號新山道人其詩藁藏於家詩在元台人特為首稱大有情致夏赤城序

其藁

曹一介

字筠軒東林人讀書博古好義輕財鄉人尊之有友竹藁藏於家

丁夢松

字仁仲通書史大義性耿直不能曲意徇物家業頗裕至正丙申值旱荒濟窘乏者數十家葬族喪

者六嫁孤女二方谷珍強為偽官飲藥卒

明王宗元

字子春玩味五經究濂洛諸書尤精理數之學學校孔天亂造其間題曰園林貞素所著有定性書

洪範數西軒藁祀鄉賢

楊偉生

字子俊隱居植花自號老圃宋濂為記著有老圃詩集

嚴貞可

剛介不阿隱居教授兩辭薦辟年喻大耄鄉人敬之若神明祀鄉賢

賈富

字守貞隱居上黃從遊者百數十人夏都憲墳其弟子也杜侍郎寧誌其墓祀鄉賢右舊志

潘城

號梅壑邑庠生淹通經史放情山水兩辭薦辟提學道泰顏其齋曰台山高隱

徐光綬

字印卿號確菴明季廩生志行高潔見義必為嘗邀朱之任上書劾奸相幾罹不測歸即杜門葛巾

野服飲水著書五經四書各有箋疏惜大半燬於火

朱之任

字君異號覺菴明季廩生絕意進取角巾道服遍遊東南名山與姜貞毅惲正叔陸麗京蔡九霞諸

公往來莫逆晚歲鍵戶不出著有易通春秋述元四書尋微史林等書遜敏堂自娛集

張亨梧 字颯之號菊人明主事張九夏次子事母最孝甲申後屏跡杜門讀書外無餘事戒子孫曰歿後題吾墓曰張處士學者私諡介靖先生工書法及詩所著有省身編觀物吟宛鳴草台人稱張與徐朱為三高士 右依府志錄

附 僑寓

唐王展 不知何所人寓天台項斯有懷王展詩云赤城山下寺無計得相隨嘗撰白郎巖記

項斯 字子遷江東人會昌中進士為丹徒尉清奇雅正尤工於詩楊敬之嘗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後遊天台因家焉

曹唐 粵西桂州人字堯賓寓天台以能詩名後為荆湘從事賦桃源詩膾炙人口

周朴 泉州人寓天台後黃巢亂不屈死

奚承芳 寧國人父敬章咸通間刺台州後承芳襲父爵天祐中朱梁革命棄職寓居邑之靈溪

宋成大亨 字正仲河間人元符三年官左朝散大夫直秘閣紹興初寓天台

錢徽之 錢塘人忠肅公錢端禮從弟官朝議大夫知崇慶府紹興初父稔守台州因寓天台

賀允中 字子忱上蔡人官參政紹興初寓居萬年寺西後徙臨海宅墓在縣東一都

汪藻 字彥章新安人官翰林顯謨閣學士建炎中避地天台有道中詩見天台續集有浮溪集行於世

李彙 字推之覃懷人紹興九年判台州因寓家於此嘗撰九天僕射祠記

王鏗 字性之汝陰人自號雪溪居士官樞密院編修獲罪秦相避地天台有文集行於世

陸淞 字子逸會稽人左丞相佃之孫紹興間建秘書閣省淞與校勘之例因宰天台遂家焉有樂府集行於世

季可 字思可龍泉人寶祐進士遷戶部侍郎退居天台作堂雷馬山讀書號隱怪有文集

元泰不華 白野山人父塔不台為台州錄事判官遂居於天台不華家貧好讀書年十七鄉試第一中進士累官

禮部尚書後招捕方國珍遇害華為人尚氣節不隨俗浮沉善篆隸嘗重復古編攷正訛字見統志

明姜塚姜垓

萊陽人俱進士塚以劾周延儒謫戍宣城明末與弟垓避寓天台塚後徙吳門卒東井張星

亦同時

公與

李秉

王

武

天台山方外志要

物產

息園訂本

食類

黃精

按本草云黃精久服輕身延年不饑耐寒暑

青精飯

陶隱居登真訣載太極真人青

精乾石飢飯註云以南燭草木煮汁漬米為之

五芝

許邁云天台臨海山多有仙人芝草耳日記亦云赤城山

頂有青芝仙根天台賦云五芝含秀而

木草

吳氏本草曰木草有蒼白兩

種台山皆有之異術記曰木草者山之精也結陰陽之精氣服之令人長生絕穀致神仙余謂蒼白二木皆可服餌

蒼术味苦而效速

菖蒲

本草經曰菖蒲一名山芋益氣力長

肌肉除邪氣久服輕身

黃獨

俗稱毛團根子皆可餐年愈多而根實愈大不費耕鋤道

人清蹲鴟

即芋也昔高僧居山惟種芋三百六

蕨粉

土名

以初生狀如雞拳故名苗可煮食根可為粉山中之民失稔攜妻子入山採蕨度荒者萬餘人不填溝壑蕨之功也

苴勝子。即胡麻也。可作飯。今山中。無此。故知必由種植而得。**橡斗子**。即樺樹子。莊子。祖公養猿。朝三。暮四。即此物也。實可為粉。秋末山間人採之。水漬一月。山栗。晒乾去其殼。復漬月餘。然後磨濾去滓。水淨成粉。山中人稱羅漢果。樹不高四五尺。遍山皆是。枝葉花果同於家栗。但大小為異耳。然香脆有勝於大栗。亦山居佳品也。

孟菜。處處有之。華頂最多。僧俗每於二三。月間競採為乾。清涼無毒。可愈痢疾。茶。稱生赤城。山者與歙同。桑莊茹芝。續譜云天台茶有三品。紫凝。魏嶺。小。溪是也。今諸處並無山產。而土人所需多來自西坑黃。順坑田寮大園。西青諸處。華頂等處。石橋山近亦種。茶味甚清甘。不讓他郡。蓋出自名山。雲霧中宜其多。液而味厚也。但出中多寒所產。泉。陸鴻漸茶經以天台瀑布泉為天。不多足供山居而已。下第十七水僧無盡。曰余嘗試飲。比余幽溪蒙泉殊劣。余疑鴻漸但得至瀑布。泉耳。苟遍歷台山。皆不取金山為第一也。

木類 **菩提樹**。舊惟東岬有之。相傳謂西天梵僧遊化於此。如柿花亦大同。未結藥。乃別抽一葉。長指半許。潤兩指。色白而光潤。乃結藥於葉下。日則覆子以蔽穢。夜則捧子以。

承露秋社後。取子為珠。十百中必有一二。琪樹。李紳詩云。如羅漢者。謂之佛頭。他處所產則無之。

棲元鶴碧澗巖邊。蔭羽人木葉萬條垂。碧實玉珠。千日保。青春月中泣露。應同色澗底。侵雲尚有塵。徒使伏根成琥。珀不知松老化。龍鱗自注云。垂條如弱柳。結子如碧珠。三。年子乃一熟。每歲生者相續。一年者綠。二年者碧。三年者。紅綴條上。璀璨相間。孫興公賦所謂琪樹璀璨而垂珠。是也。則李善注謂仙都所產。正指桐栢石橋等處也。

松。按唐李德裕賦序云。於顏太師猶子舊宅。觀奇木枝似。檉松葉如瞿麥。訪其名曰金松。得於台嶺。故為之賦。其。畧云。風入葉而成韻。露垂柯而流液。含春靄而葱菁。映夕。陽而的礫。疑翠羽之羣翔。笑金潭之旁射。亦猶處子在於。隱淪奇材。羅漢松。蒼翠可愛。葉如剪刻。狀如怪松。在資福寺。遺於山澤。綠玉結實如羅漢故名。大數圍高。不四五尺。枝葉翱翔於水面。狀如舞鳳。根株盤屈於巖畔。形類盤龍。櫻寧子以盤龍舞鳳。顏之陸龜蒙怪松圖讚。即。此也。余於萬歷壬辰。特往觀之。癸巳七月。即為溪水摧壞。然台山宜松。佳者致多。今真覺寺後。覆智者大師塔坎者。不下數百年。偃蹇如虬龍。亦可愛也。又石橋舊多古松。故。風景愈佳。近為俗品所殺。唐人詩云。畫松一似真松樹。待。

天台山志卷之七 物產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我尋思記得無曾到天台山上連理木

杖類 萬歲藤 土名倒掛刺可作杖近 方竹 赤城志云出玉霄峰 佛面

竹 北山間有佳者可作杖不堪他用故植之者寡

花類 娑羅樹花 一名鶴翎出華頂五月開花花如芍藥香如茉莉人移植之不活徐大受詩云云按

蜀都賦雅州瓦屋山產娑羅花有五色照映 杜鵑 台山致山谷與此相類

邊有高一二丈者惟紫色者 山礬 一名鄭花台 蘭蕙 一花極高有四五色白者蓋寡

正月開者蘭香清而雅一幹五七花三四月開者蕙香濃而濁又有葉潤如建蘭者一幹而五七花開於秋間故知

建蘭亦 玉蘭 台山處處有之其樹有合抱者土人謂之望春花開時香滿山谷 山海棠 土

謂之紅棠梨有如梨樹 掛蘭 生岩大者花開如紅梅紅杏

草類 觀音草 生山巖中以盆盛清水沙石植之則青着泥則萎夏赤城詩云西來小草異蒿蓬天地生

時別有工怪見着根泥土上只須水石養青藜 長生草 即仙人指甲蘭素花多香

懸曝之以日經年不稿王右丞詩云 生卷栢 生石上土人謂之萬年松

曝之葉卷得水葉舒雖藏 僊掌 生石壁上於箱篋經年猶有生意

獸類 僊鹿 高五尺逐則 青羊 虞洪嘗見於紫凝山 岐尾獸 傳宏業宰

獵得一物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雖 僊鼠 非怪天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驗之見葆光志

即服翼在山孔中食諸乳石其大

禽類 念佛鳥 彌陀佛 搗藥禽 以其音丁 金雀 石梁方廣梵

如鳩鵲者仙經所謂肉芝是也

胎故列 畫眉 黃頭 黃鶯 布穀 杜鵑 一名謝豹 百舌

百勞 啄木 雉 竹雞

藥類

昔劉阮因採藥誤入桃源則台山產藥其來舊矣然所產藥品實多今取其有名者

烏藥 何首

烏 茯苓

白木

鹿銜草

黃連

產三十七都形似川連畧細性極寒雅州

人云川馬不得台連不可故名馬連

天台山方外志要

卷之八

藝文

碑類

息園訂本

唐崔尚桐栢觀碑

天台也桐栢也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栢此兩者同體而異名同契乎元道無不在

夫如是亦奚必是桐栢耶非桐栢耶因斯而談則無是無非非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栢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宮即右弼王喬子晉之所處也是之謂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強名桐栢焉耳古觀荒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昔葛仙公始居此地而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厥迹猶在洎乎我唐有司馬鍊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於下新作桐栢觀蓋以光昭我元后之不烈保綏我國家之洪祉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餘背陰向陽審曲面勢東西數百步南北亦如之連山峩峩四野皆碧茂木鬱鬱四時並青大岩之前橫嶺之上雙峯如闕中天豁開長澗南瀉諸泉合激一道瀑布百丈垂流望之雪飛聽

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也琪水珠條可扳也仙花靈草春
秋競發幽鳥清猿晨昏合響信足賞也始豐南走雲嶂間
起剡川北通煙岑相接東則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
然長山無復人境摠括奧秘鬱為秀絕苞元氣以混成鎮
屋地而安靜非夫神與仙宅仙得神營其孰能致斯哉故
初營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浮靄其上三井投龍之所
時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三書之者記祥也然后為虛室
以鑿戶起層臺而纍土經之殖之成之翼之綴日月以為
光籠雲霞以為色花散金地香通元極真侶好道是遊斯
息微我鍊師孰能興之鍊師名承正一名子微號曰天台
白雲河內温人晉宣帝弟太常道之後祖晟仕隋為親侍
大都督父仁最唐興為朝散大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奕
代清德慶靈之地生此仙才以為服冕乘軒者寵患吾身
也擊鐘陳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業學神仙之
事科錄教戒博綜無所遺窈冥夷希微妙詎可識無思無
為不飲不食仰之彌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
海夫其通才練識瞻學多聞翰墨之工文章之美皆忘其
所能也鍊師蘊廣成之德睿宗繼黃軒之明齋心而求將
利國政侃侃然不可得而動也我皇孝思維則以道理國
叶帝堯之用心寵許由之高志故得放曠而處逍遙而遊

聞鍊師之名者足以激勵風俗睹鍊師之容者足以脫落
氛埃以慈為寶以善救物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允所謂名
登仙格迹在人寰奧不可測已道生乎無名行乎有情分
而作三才播而作萬物故為天下母修之者昌背之者亡
故為天下貴况絕學無憂長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
階也行道之階非山莫可故有為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
斯若舍是居教將奚依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元門既
崇不名厥功朝請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
上柱國賈公名長源有道化人有德養物嘗謂別駕蔡欽
宗等曰自道以含德德以致美美而不頌後代何觀乃相
與立石紀頌以奮至道之光其辭曰邈彼天台嵯峩崔巍
下臨滄海遙望蓬萊漫若天合呀如地開烟雲路通真仙
時來顧我鍊師於彼瓊臺鍊師鍊師道入元微喻日安坐
凌霄欲飛興廢靈觀鍊師攸贊道無不為美哉輪奐窈窕
茫茫通天降祥保我
皇唐如山是常崔尚

梁肅天台山脩禪道場碑

天台山自國清上登十數里曰佛隴蓋智者大師現身得道之

所前佛大教重光之地陳朝崇之置寺曰脩禪及隋建國
清廢脩禪之號號為道場自大師歿一百九十餘載大比

正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啓後學門人比正然法智灑
掃大師之舊居以護寶所門人安定梁肅銘勒大師之遺
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智顛字德安姓陳氏穎川人也尊
稱智者感應緣迹載在別傳觀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
王四代之訓寢而不章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
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
華嚴肇基至靈鷲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
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用道種
智制諸外道括十二部經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慧交禪
師得之於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思大師當時教
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
是開心觀法門其教大畧即身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
解脫演善權以鹿苑為初明一實用法華為宗合十如三
界之妙趣三觀三智之極自發心至於上聖行位昭明無
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煥然冰釋心路不惑窺
其教者藏焉修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
此若夫施張體用開闔語默高步海內為兩朝宗師大明
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滂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天
台為司南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滅涅槃茲山是歲
隋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溷其

賓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應之之事可
得而知也若安住法界現為比正等覺歟妙覺歟不可得
而知也當是時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
人纂其言施行於後世者曰章安大師諱灌頂傳縉雲威
禪師禪師傳東陽東陽與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小威傳左
溪朗禪師自縉雲至左溪及元珠相付向晦冥息而已左
溪門人之上首今湛然大師道高識遠超悟辨達凡祖師
所施之教形於章句者必引而伸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辨
惑者不可悉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
妙法之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於茲自上元寶應之際此
邦寇擾緇素駭散而比正法智實營守塔廟莊嚴佛土廻
向之徒有所依歸繫斯人是賴汝吾徒也盍紀於文言刻
諸金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
大師之本迹教門之繼明後裔之任持皆見乎辭其文曰
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意赫赫大師開示
奧秘載弘道要安住圓位白日麗天天下文明大師出現
國土化城無生而生生化兩真薪盡火滅山空道行五世
之後問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惟彼法子護持淨域
此山有壞此教不極右
補闕翰林學士梁肅撰

明韓敬重興高明寺碑

幽溪道場者智師三生之夢在焉為

復曙篤生哲秀揚闡妙風今日無盡一宗獨具智者隻眼
借今揆昔有五似復有五難焉智師十八投跡湘州語默
之間便思林澤盡師十九即禮海潮間關辭親遍叅名宿
其發願似也定光引手起屋相期百松說法挈衣密付其
師承似也北擇佛隴南愛螺溪地平泉清徘徊至止經幢
臺址故蹟宛然其棲息似也淨名甫講梵僧降於寶階淨
土再宣天樂鳴於石室其神異似也五時教觀四種絕聞
三昧薰修耳根先獲其證悟似也然當時建造動借力人
至開皇大業之間信施絡繹玉泉十住功德纔圓重閣大
林檀施更速今日一椽一瓦皆如海燕啣泥是曰締構之
難昔吉藏感夢力請敷揚寶瓊遇賢終身讓路至於龜業
變放生之池徒流藉持經之力今日野於遍地獅絃不鳴
道俗紛紛誰為傾意是曰起信之難昔義疏初著徐陵答
酬元義繼披柳詒服誦往來才彥俱極風華今日司成司
勲先已修文地下輟斤絕絃能無私感是曰外護之難况
乎遊輪驛客妄折山花酒餽肉傭誤逢樵路此其難在應
接椎剝未復金銀之氣黯然括索頻搜青精之飯不出此
其難在物力而總不足難我大師紺殿琳宮彈指畢具碧

池寶楯次第俱周欲奠廊廡則廊廡奠欲安齋窟則齋窟
安凡厥壯麗稱山宏深穴岩為鑪立號萬斤塗金為像準
軀丈六鬲閣度五千之軸圭壇聞十地之香其他祖龕傍
翼神衛外森庶務總於庫司清眾牧於堂院修造如法相
好莊嚴復依蓮社之規盡瞻樂邦之眾跌叅花觀界接金
園智雨不施慈雲普覆成就法器廣攝異根方便應機均
得飽滿却望形勝眾峯來朝青翠迴環趨俯舞蹈入山緇
素望竿飯心清風徐鳴朗月不落疑師以神力搏取梵釋
龍天之宮寘於人境而師意常在卑脚床前折足鐺上興
修營福皆游戲也師嘗顧余茗中語次及隱山老僧事為
再詠其詩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閒若自憬
其鏹跡之不早者余進曰台山不有慧達禪師乎每所登
臨輒思措造見有功寺禪宇金木上石隨手即成廬嶽黃
楠至從窮澗躍出乃其所稱沈伏冥默形服粗糲者也
智者晚年亦有弘誓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願更聚合鄧縣
阿育王塔願更修治刻縣十丈彌勒像願更增飾彼豈不
能單丁住山把茅覆頂乃若是汲汲哉佛故曰不住無為
不盡有為而金剛般若以修福信心為開空法道知是義
者可以搥鼓而升高明之堂矣師固顛師應身其弟住持
傳衣其徒法師正時其孫法師受教皆達五門通六妙所

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者也法得附書天啓丙寅八月之吉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宗天台教觀菩薩戒弟子吳興韓敬謹撰住山沙門受教立石

虞淳熙楞嚴海印三昧壇儀碑首楞嚴經者梵僧懸識智印土密帝剖膊潛來於廣州不啻經王之尊矣如來金口命曰灌頂章句所謂灌頂部也此五部者並有儀軌淨覺岳公是以有懺儀云經來疏主如懋沈璿月圓觀允才輩凡數十家率尊王之法臣逮元義圓通疏闡於無盡燈師而臣極立雪謗行卒無敢評謗者懾二瓊而參二威洵台宗之台弼矣顧懺儀雖設師流山外調節音曲諷絕遺響華嚴淨穢供多遺品自師以餌代乳而恍茅穗栗香之思成以聲傳心而類螺贏蝓蟻之顧化時出表法一卷懺法一卷戒法禪法各一卷儲仲秋之露待仲春之日十僧屏散期滿功圓謂受十八祖之職而中興者非若人耶夫菩薩會於支提羅漢會於方廣據天然之勝成自然之壇山形八重八方定矣華頂飛瀑露鉢現矣爐峯周環香光發矣城霞煥爛旛花飾矣山礬玉蘭胡蔴蕨粉可嗅可餐供養具矣上有牛女之垣下有牛女之埜上有三台之階下

有三台之岫上有高明之天下有高明之寺上合則同慈力下合則同悲仰宛如神鏡光影交寫宛證殊勝生佛遞通開總持門比梵帝網是豈人哉天造地設靈構神輪內合新壇重重掩映空歟假歟抑而中興燹檀散花恒於斯請讚禮懺恒於斯行道發願恒於斯誦咒坐禪恒於斯行一百日而返流歷三七日而順軌岳公愧其紕漏諸祖受其印契矣於是定光招手寒拾撫掌與五百尊者光臨道場而子晉雲長公武鵬舉又與龍神地祇元應君馭鸞車而護壇外經所修譚種種靈符靡不預集於斯也蓋師之元覽不假考卜地勝人歸千緇星拱照海印者現淨光入華屋者安祥止佩纓絡者證寂滅標一法印攝諸法而念塵悉具三千拔一根即拔諸根而圓通互融二五廣說咒力窮劫不盡徑超聖任直成菩薩蓋坦然以壇為路矣推而八絃八海以至八隅之界皆壇也小而八桂八峯以至一室八角之几皆壇也熙嘗繞几而驗雨香香塵無非中道無非淨壇何疑經所標向所陳之殊應哉故特表而出之於表法之後曰世行楞嚴壇法自無盡燈師始世有楞嚴道場自天台始有酌灌頂五部之軌採法華圓覺緇訓清規而若燈師之抗法者自萬歷乙卯歲始浸假而法臣且紹法王具耳根者慎聽之如王律將證同觀音成無

上道叶我前言爰開後覺亦自今日始銘曰嵩高維台紉
牛翔蝠以萃靈園以會元族芒垂掛列以華其屋圭壇環
拱瑤蓋周覆下承玉京鑑光煜煜翹頰八輪悲仰顧復疇
握中伊疇纂古宿載灌其頂維師受祿其祿維何苜橡茅
栗凜爾木又郁然錦軸有義有法有表有祝詒厥耳雲僉
斯耳睦開兜率門通安樂國反聞自聞宜華宜竺百日圓
通億齡私淑刊銘附幢經飛幽谷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
吏部稽勳清吏司員外郎前兵部職方司主事菩薩戒弟
子錢塘虞淳
熙和南撰

記類

梁沈約桐栢山金庭觀記

若夫上元奧遠言象斯絕金簡玉

能窺學徒不敢輕眇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
鑿鮮窮早向幽遐蠲棄情累留受林壑託分鳥魚既遠出
天台定居茲嶺所揭之山實惟桐栢仰出星河上參倒景
高崖萬仞邃澗千迴翹心屬念晚卧晨起採三芝而延佇
飛九丹而晏息乘鳧輕舉留舄忘歸銘曰日為車馬
芝成宮觀虹旗拂月龍輶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旦

唐王展白郎巖記

白郎巖因神姓名也在天台山西東抵唐

產之物魚乾幾七八農人愁毒相視不聊生自浙東數郡
咸然縣令白餘豐曰某竊長斯邑邑人愁毒猶吾愁毒也
將禱于名山顧其途遼遠某始至時經於白郎巖異狀深黑
崑峭疑有神宅焉因探其端得寺記知白郎神事因請法
師普耀所憇巖側虔祝禮請未及竟有異物自穴出黑首
高睚素臆錦脊其顧視昂昂之勢若龍若蛇不驚不搖受
祝而退其夕降甚雨居數日物反秀綠自寶歷元年更復
旱縣令求去年之祥召邑居客與同往祝請其年六月十

八日是物復自穴出一如去年狀加四足焉足成掌爪若欲擎矯是夕復降甚雨異哉其神明與神必依山山川山川不崛神不依焉受祝惟神禱不精誠神不歆焉天與神通神非真正天不應焉縣令與丞非尊官也能一精專於下而通天降神其應如射豈細事耶足以誨天下之慢易者展適在山野獲同觀焉因記其年月於是巖之側寶歷元

年八月
日記

宋鄭至道劉阮洞記

劉阮洞其傳久矣余竊邑於此訪於故老往往不知其所在比按圖得之以詢

護國寺僧僧曰洞居寺之東北二里斜行出谷隱於榛莽間人跡罕及景祐中明照大師嘗採藥見金橋跨水光彩眩目有未及笄二女戲於水上如劉阮所見此水仙之洞府也元祐二年春廼鑿山開水立亭於其上環亭夾道植桃數百本所以追遺跡續故事也越明年三月寺僧報桃盛開并以其景物求名焉余率縣尉郭君彥文輩幅巾杖藜徜徉行歌沿澗而上觀綠波之漣漪聽寒音之潺湲微風過之餘韻清遠飄飄然猶鏘珮環而朝玉闕也名之曰鳴玉澗澗之東有塢植桃數畦落英繽紛點綴芳草流紅縹緲隨水而下此昔人食桃輕舉之地也名之曰桃花塢

自塢以北行數百步攢峯疊翠左右迴擁中有澗流隨山曲折而遊人之道從之水窮道盡則有潭淵澄可鑿羣山倒影浮碧搖蕩中有洞門潛通山底其深不測此寺僧見金橋之地也名之曰金橋潭潭之南許水淺見沙中有盤石三不沒水者數寸可坐以飲自上流盃必經三石之間俯而掇之如在几案此羣仙會飲之地也名之曰會仙石據石之端仰而視之三峯鼎峙峻極雲漢寒光襲人虛碧相映危崖蕩花紅雨散亂其東峯則孤聳峭拔上有雙石如縮鬢髻名之曰雙女峯其兩峯則壁立千尋上連巨嶽朝陽方升先得清照遂名之曰迎陽峯其中峯以雙女迎陽爲之輔翼羣山之翠合而有之名曰合翠峯三峯之間林麓疎廣草石瑰異左連瓊臺雙闕之山右接石橋合澗之水採芝茹木擷翠佩芳杖履輕而白雲隨笑語高而山谷應倏然而往直欲跨兩鳧御清風而不知塵境之卑蹙也名之曰迷仙塢自塢以出至於迎陽峯下有石偃於山腹廣袤數丈因結亭於其上前臨清流瓦影浮動魚跳圓波光弄樽俎浮盃之迹顧指在目遂名之曰浮盃亭是日也天氣清明東風和暢巖端過雨疎雲留日余與諸君攜茵蓆挈壺觴上登崔嵬下弄清淺流觴藉草惟興所適山穀野藪具於臨時膾靈溪之鱗茹金庭之蕨無備具之勞

也掛衣長松落帽幽石帶慵則披衣履倦則洗足解衣漉酒玉山自頽無衣冠之肅也意所欲飲命樽注之一引而盡量窮則止無鐘鼓之節也酒酣浩歌聲振林木音無宮商惟意所適樵夫牧豎爲之捫高崖履危石荷柯倚策而視之彼鳥知其非劉氏之子阮氏之孫厭洞府之未廣而復爲山閒之游乎旣而夕陽西傾暮烟四塞洞天景恍若失之於是尋雲路騁歸驂松月照人金影破碎遙聞雞犬乃悟人間諸君皆慷慨而驚相顧而語疑夫陵谷之更變而時代之遷易也時郭彥文立馬謂余曰數千百年湮沒之迹自公發之可無文以紀之乎余病夫山水清而文辭俗景物富而才思窮不能盡洞中之幽趣固辭不獲免乃書其所見以塞來命若夫寫難名之景發不盡之意則諸君之雅詠在焉非余之所能道也

陳襄重建文廟記

孔子聖人之大備者也使得百里之國以爲政於天下雖堯舜不可及已爲天命以治其國則必朞月而爲東周矣惜乎天民之不遇命也自唐以來天下郡縣始立先師孔子廟追尊王爵春秋釋奠天子以下皆執弟子禮世以爲專用孔子之道如是

豈其然也生而有盛德於民死以祭禮報之如曰尊用其道則未也天下之文弊久矣自周以迄於今宜黜浮僞尚忠實百物或有失職者宜正名王澤或有壅滯者宜任大臣遠邪佞官政或有冗濫者宜官賢者以黜不賢者教或有未洽者宜興學校隆師儒禮或有未修者宜教民冠婚喪祭樂或有未作者宜正五聲十二律放鄭衛之音豪傑有或未出者宜拔賢才舉逸民鰥寡孤獨或有未養者宜弛力舍禁授田以制取財以節民之蠹或有未去者宜斥佛老盜賊之患或有未息者則宜足兵若用孔子之道則必先於此數者夫能立廟以守其祭祀尚未爲得體而況於用乎天台縣有孔子廟不修縣令石牧之始至歲十月相縣之東南隅大作新廟爲屋總六十有二楹先樹正殿塑孔子南向左右十哲自顏曾以下餘門弟子六十有一人與諸儒傳經者二十有二人皆圖諸壁間各以其追爵等降如周之服冕圭璧惟孟軻荀况楊雄韓愈氏服儒服焉中樹講堂圖古之輿服禮樂之器於其兩壁間又設學舍師生講習咸有位序祭器在西房庖厨在東房周圍門廊環以墻垣又考古器作籩豆簋簠罍爵之屬十二月廟成明年春釋奠入而行禮生徒與事品物如制圖象尊嚴籩豆新嘉神明燕喜人物觀化先茲邑民不識儒學又故廟

湫隘與民雜居侮慢不尊至是耳目開覺始有學者嗟乎石君可謂有志矣區區小邑而能為孔子立廟制度以禮春秋以時祀之俾民不忘是已無愧於心如其欲用孔子則天也非人之所能及也天不欲以斯道覺斯民則已矣乎如欲以斯道覺斯民也則石君之志吾知其必有遇矣樞密直學士古靈陳襄記

曹勛重修桐栢觀記

天台山之右曰桐栢自地距洞門幾

西山如城郭不假除治雲聳壁立天造地設中則葛仙翁鍊丹之居至唐司馬子微大營宮宇設虛皇像以安羽流玉霄峯直其東瓊臺峙其西靈府方瀛奠其北中有瀑水飛流噴沫勢若萬馬奔而南下四時巖溜垂若天紳居人行客彌望不極故真誥謂越之桐栢實金庭洞天養真之福境上真主領以會羣仙固非尋常山川惟龍蛇所處是以高接上漢深隱九霄控引天地錯綜今古包括形勢不與外塵相關苟非棲神養素之士則不能少留烟霞問僕比丐閑稅鞅踰月都忘俗駕因見屋宇閱五代至今無不損弊而象設穿漏往往淪剝欲力為勸緣營建時觀門都監石慶端道副正厲永年石葆璋皆捧手相勉誠山門不世之幸獨葆璋願竭力任土木之役罔敢懈怠於是六七

年中專以觀事求在位者得太師和王楊公并其子敷文閣待制僕洎僕悉出俸錢擴殿廊基各增闊丈餘創為高廣顯闊修廊又摹古石本繪度人經象於壁改造三清正殿及命工粧彩棟宇俾之輪奐其象失天人之容者則易塑眸穆增舊金翠以至立三官殿移齋堂為鉅薨可容千衆并敞東西兩客館以待過賓憇止正殿撤去外戶如中都上清之制宏啓三門塑龍虎君率極雄概展立樞星門以拱耽耽之勢覺青崖丹壑松竹幽積隱居道師悉蘊和氣道士唐知章以錢氏手寫金銀字道德經出私錢建藏并殿由是內外堂宇皆備良材堅甃文石五金之用自重山而下扛木累土於上及諸綵繪等約費千萬崇厦炭業翹鳴相直如出於浮空紫翠之中粲然一新真九清仙聖之攸居萬靈威神之所御巖巖翼翼飛宏耀化成中天來居來遊者皆道念超勝殆若靈仙飛化無不懷凌虛靜一之志遂可日與道衆陞殿香火仰祝天子萬壽為閱世無窮之道場豈不休哉故一山淨友觀感而化以增勝善平日慵墮嗜食之徒皆磨礮淬厲期合於真游詠道德卒皆修整得慈儉三寶之益問其教則精勤持誦皆不踰矩入於堂則戒臘有序無相奪倫與之語則氣貌清潔漸入仙宗其於負荷至要隨時樂道可以副紫陽新宮之文而山

卿有不無辭以言其詳也僕晚暮之景得相與成茲勝事
 因為原本極始叙得人任職比舊修創增易之難刻於堅
 珉以示將來葆璋常曰刳心歷膽每無忘於興造有日矣
 然未遇知音果上真垂憐肯助此功也或者以桐栢在浙
 東最號名觀扶晨暉霄緌山降九龍之駕辟非素景陽策
 三公之衛至朝廷則鉅公顯人每為均逸提領之所又閩
 廣湖湘多取便道車馬游訪項背相屬賓從棲止視餘處
 為尤煩詎可隘陋徒示虛無且復吾教惟言清淨淡泊非
 有死生禍福為警世資取之方獨有際遇賢智心規亮清
 始方求建易興作顛接續真境弗墜厥績所以陪難以時
 也噫不避衆人之謗不虛一日之供躬役土木載新靜域
 能畢力而不憚者葆璋是已豈不賢於坐視以待其廢隳
 哉後之繼者倘不忘前人之功俾道衆晨夕瞻禮安於寢
 息而保希夷之樂亦始事者之幸必不獲譴於洞天福地
 矣尚監於茲僕停鞅方外野鶴閑雲蘿月松風放意身世
 寄言蕪類且勸方來爾其諸梗槩覽者當有得於斯文乾
 道四年歲在戊子清明日大尉昭
 信軍節度使譙郡公致仕曹勛撰

王十朋記人說生前事

予少時有鄉僧每見予必謂曰此
 郎嚴伯威後身也予不曉所謂既

而訪諸叔父寶印大師叔父曰嚴闍黎字伯威汝祖母賈
 之兄吾之舅氏且法門之師也博學詩文戒行修飭有聲
 江浙間為士俗所推重汝父母既以無子為憂禱求甚至
 正和王辰之正月吾師卒汝祖一夕夢吾師至其家手集
 衆花結成一大毬字汝祖而遺之曰孝祖君家求此久矣
 吾是以來忽不見是月汝母有娠至十月而汝生吾師眉
 濃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兒時能誦千言喜作詩人以汝眉
 目及趣好類之且符所夢又謂吾師死之月而汝受胎也
 故云子幼從學鹿巖人有指子眉垂目藏而靳之者表丈
 賈元達曰此子眉目類吾伯嚴闍黎他日能文未可知也
 然嚴闍黎智慧名德卓卓如許縱未脫輪迴當復生人間
 世為大善知識胡為於滅度之後鍾成迂愚魯鈍之性現
 此窮薄困若相乎予嘗寫字作文貽寶印叔父叔父曰人
 言汝吾師也文僅似之字乃爾不同邪嚴闍黎尤工筆札
 予最不善書故也紹興庚午七月二十日因作文寫字兩
 俱不佳媿而曰嚴闍黎汝前生食蔬何多智今生食肉何
 許愚也
 用記之

賀允中應心泉記

居士賀子忱編茅為屋與其孥寓天台
 山萬年禪院之西地勢爽塏土脉深厚

植花種竹日以成趣惟是水之去人稍遠而饋餽滌濯之用不足上有小澗走以竹渠則寒月常冰下有廢井汲以桔槔則人力深勤一日居士齋心炷香仰首穹靈而祝之曰聚族百指結草而居上下蔬食甘苦一律所需於世者甚薄而瓢飲之樂未適其願昔耿恭拜井而泉溢王霸濟渡而水合雖今昔異時閑劇殊事而約已為眾有求斯應誠苟至焉理則均也神其吐之乎既祝之十日旱陽驕亢氣蒸如焚舍之東北相去十步不加穿治天冽之泉既潔且豐其甘如醴其寒如冰其澤如玉其清如鑑由是一家之用不煩人力而遂給足衡茅之勝寢以膏潤矣山中父老明日舉相謂曰此處無泉何慮數千百年君居未久而浹旬之間忽於平地湧激靈源若出造化如是之敏是何祥也豈天嗇其寶將有待而出邪抑時至事契而適相濟遇也將以化尼父之而資後學邪將以興傳說之霖而被蒼生邪不然則泉源混混不舍晝夜胡為一日而驟至也居士曰汝無佞予予將告汝夫通天者一氣備萬物者一誠我之禱也以眾泉之應也以心天地鬼神昭昭然常在天上若將閱予而告之曰爾家何貧爾志何清棄官何人樂閑何真人棄爾取人跡爾親取荒山以自適邈四顧而無鄰地若有泉不畀天下其孰與為仁以吾心如陶

潛故得泉涓涓而始流以吾心如李愿濯清泉以自潔吾方將拜天之遺落泉之成借此之居以為斜川盤谷求諸文人作賦序侈以其貺而流其聲不亦可乎父老曰唯唯居士乃命工甃焉

宋之瑞佇真亭記

石梁勝冠台壠實五百應真示現之地故其下龍湫特靈遇禱輒響答第山徑

堯塢披蓊取道往往就曇華亭望拜從高瞰下於禮弗虔去歲冬十一月縣令丁大榮始至展謁顧瞻惕然乃捐縣帑百千諉任持萬年寺僧智海郎潭之隙度地建亭榜曰佇真於是夷險鋤荒護以欄楯今年夏五月不雨種猶未入土令集緇黃躬詣新亭伏謁致拜告起未竟忽有龜大如覆盂出沒波面已而投刺下墜若有物掣而取之觀者駭異須臾龜復出遊遂迎以歸越二日雨大霽霽四郊霑足稚耄歡喜莫不感神之休頌令之德願刻山石以彰永久之瑞竊謂山水佳處居官類多築臺抗榭務為遊觀斯亭之建意獨不爾矧中孚之信尚及豚魚宜乎淵潛効靈厥應照焯是可書矣舊傳石梁側有蓋竹洞天湮沒踰二百年往歲何公偁持節澄按嘗夢遊其地訪求不獲是行也尹窮探偶得之洞深可二丈餘中有二硤穹窿幽邃下視攢峯疊嶂如列畫屏又得曇猷厥初修道遺址於蕪穢

蒼莽中見謀叛亭以嚴奉事而易置今菴為龍君祠一旦
天地秘藏軒豁呈露以是知境不終晦待人而顯故并書
之嘉泰元年
六月望日記

丁可福田莊記

耕而食生者所以為養浮屠氏作廼衣食
於持鉢其說行其與多斯民以耳目為信

向龜手繭足楫楫朝夕輟口腹歡喜以為養釋氏安焉於
是議者始以不耕少釋氏伊菴權師來天台主萬年方外
禪衲雲闐霧合師謂其徒了性曰來者多食指奈何吾觀
大舍之陽羅漢之麓淖泥之泚去寺數里兩山陰陰雪棘
風林夾徑深深老木千尋伏虺匿蝮行邁寒心汝其屏除
叢灌攘剔芄樸高可以藝下可以殖大舍之左平田之東
洩瀑之上去寺一舍四山低回不險既夷土膏水深原田
每每菅茅莽葦風雨叢滋汝其雍翳蒼荆蒨鬱可以經理
溝塍井畫疆場於是巨室豪家具以為宜接軫踵轂委貲
散金迤邐風靡贊喜無數性曰原隰與區無有垠堦施者
有限疲人力於一役如其憊何迺訪故老尋廢址築莊於
平田洩上曰福田為屋一區堂廡庫庾兩序具備存施錢
千緡為母以倡子歲取贏焉因農隙廣隴畝其本不搖而
力有餘地歲浸久且將凋缺豁衍盡為阡陌高下封畛基

布綺錯利可既哉性以其說求記於可且曰萬年舊得額
曰福田今以名莊示反本也鑿施者姓名於碑陰示不忘
本也可曰吾固不肯夫搃搃之不耕汝知本哉三歎
而為之記中書舍人王卿月書郡守趙汝愚題蓋

俞建送金銀錢還潭記

石橋勝甲東南其巔有瀑倚壁淙
深練如雪激下瀦為淵瀹汙泓泚

蜿蜒所家過者動色州邑早潦謁請顧答如響旁封閱雨
耄倪越疆巧潤餅罌朝歸霖滃暮洽殊靈嘉應隱然為霞
城冠先是邑大夫凡禱率於曇華亭致禮即高瞰卑情文
匪稱慶元庚申冬仲縣尹丁君大榮始至欵謁心蹙不寧
首捐帑夷荒臨淵十許步築亭為祈禱所榜以佇真嘉泰
改元夏五月不雨禱於廟於社於佛弗獲命嗷嗷搏手丁
尹躬走靈淵祝史薦詞香縷甫升倏有巨鼇躍見迎至邑
宇颺車發軔游靄四集翊日甘液翻盆淪洽稿頽耄稚呼
舞合詞願白郡以徹於朝丁尹弗能抑具以實聞旋錫廟
額惠澤以侈神休尹既肖像揭虔仍擗費買田歲得穀四
十石為蒸嘗奉越明年十雨五風時氣薰沃以大有書龍
君陰相實宏夏五月未澣雷電晦冥淵泉濺涌舒露錢寶
班班崖側樵牧摩肩攘取恐後巨石隄然從空墮室其穴
萬牛莫挽貪且覘者始信有物護持屏息退縮浮屠氏或

獲而私之青蛇輒護繞陰祝願輸官猶徘徊弗遽去邑人
駭異愬縣縣諭覈得金若銀錢十數圓徑六寸而羸鎔範
如刻晶采弗磨實國朝太平興國中賚予道者自詢舉以
鎮龍淵者也丁君劄觀斯寶歛衽起敬懼無所歸肆委寮
案吳邦彥護而復諸潭且囑建議願末以詔後建竊觀天
下寶藏光芒鮮克自閔惟神龍所潛九淵叵測故千金鎮
珠非遭其睡弗得也今錢之在淵亡慮二百餘祀先後踐
更凡幾儲深伏與靳不輕發特為丁尹出焉豈顯晦久速
默存定數而金石為開感召厥有機歟使丁君微不燭明
不幸落愚貪手疇能招揭奇寶通邑戶傳其美不沒意龍
君灼知丁尹其殆擇焉以耀其靈耶猶不盡顯則鏡石以
傳不朽丁君所以答塞龍君至矣雖然地不愛寶昔推有
道盛時揭之斯文雖邑人樂昭縣尹格物忱恂寧知歸美
朝家丁君實惓惓歟故不得辭而為之記嘉泰壬戌八月
既望承事郎台州府學教授俞建記

明宋濂長洋廣濟橋記

天台縣西二十里有山曰鷓鴣二水
發源其間合流至長洋復折而西與
大溪會然後滔滔東下嘗夏潦秋霖水驟進氣勢奔突咫尺如隔胡越里人壘石為小橋不能殺水怒竟蝕而去邑

大姓洪某等憂之乃集子姪與謀累址於淵鑿石於山犬
牙相函魚鱗密比架以高粱崇以尺計者二十有五修倍
之翼以石闌與橋相齊甃東西兩堤各二百尺有奇傍築
菴廬三楹招浮屠惠澄者守之始事於至正己亥之三月
訖工於庚子之十一月費錢一萬緡夫工一萬一百橋成
隱然如虹蛻跨空而收截險利涉之効下視飛濤如履衽
席遂名之曰廣濟云予聞橋之名始乎殷至秦漢多異稱
雖有小大之殊而濟人之功則一也世道陵夷使拔一毛
以利物則艱然怒其視某一門見人病猶已病者幾何人
哉嗚呼若某者亦可謂惠人也已昔蔡襄記萬安橋不過
一百二十字葉正則利涉橋記乃六倍之子斟酌其繁簡
而為之記某字傳可其先有諱漢者唐末遷自浦江世多
儒至某益尚義其子姪來請者國子生也
洪武年月日撰記晉府錄事金陵杜環書

方孝孺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
當夜之良披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
之詩擊如意以為節見者以為李白猶在人世也其鄉人
異之請余道其故余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
能答余非月也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內不足以
自知為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辭人之問也難

矣余試與金君達觀一氣之始可乎自人而觀之月也明且大者也自月而觀之庸自知其明且大者乎非惟不知其爲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爲月乎名且不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從而答之一氣盪摩而月生焉彼非願異於萬物也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爲之形者未嘗與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物而最靈者生而寓於世貴賤修短禍福之數紛乎其不齊且莫知其所由然况無情之月乎尚何暇於月之問哉雖然予嘗聞之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月盈而不以爲喜蝕而不以爲戚故長存若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金君才可以處劇而抗志於隱未遇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金君

諱瑄字元升樓作於赭溪之西

又遺安堂記

孤介之士離世自適而以利祿富貴爲致禍

爲致窮之術是二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位者衆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爲封君遠者或數十世而不墜豈誠能致禍乎隱居行義苟無歎於心道德信於當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遺訓卓

然自立於天下世未嘗遺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僭竊於衰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龐公其意固隘矣龐公笑之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蓋爲景升發也由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幾而雄豪有力者逐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畎畝之安哉龐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當景升之時使有高光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安而况其子孫乎龐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蓋輕其無定亂濟民之畧而以富貴爲樂也以富貴爲樂而無憂天下之心能保其身則幸矣及其敗亡其子孫欲爲奴隸尚可得乎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龐公之所笑以爲至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有以淑其家其仕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往而不安其子孫無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龐參父以公之遠裔而名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貽書緱城求子記之或疑參父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殆以隱爲高是未知龐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莫大乎爲善無位而爲善其事難而爲功狹有位而爲善言脫乎口而民懷其惠仁發乎身而化行其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浩乎其孰能制之世之嗜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爲身謀者也奚暇計其子孫之安與

否乎參父積學明世務以進取為事而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與參父之鄉邑比而壤接知龐氏之為名門也稔矣參父素力於善繼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又參父所遺之安者哉

又復齋記

天台洪子宦學於河南不歸其鄉者十餘年祀人聞其德業之著也執經而師之滿門洪子好

學不懈名其講學之室曰復齋客見而言曰洪子之復將懷歸而欲復其鄉乎抑亦欲復其天性之善乎夫復貴乎不遠不遠則無悔今洪子之去鄉已遠矣為日已久矣田園已蕪矣室廬已敝矣昔之相與者已疏少者壯而老者亡雖欲復乎鄉奚從而復之若是則洪子始欲復其性矣乎夫性受於天者也雖蔽於私而間於欲義與利之相去非若台與杞之相邈也一念之萌決然舍彼而趨此非若欲行數千里之難也撤其蒙昏而昭昭者存非若去鄉之久而有遺忘也然則復之易莫過於復其性者宜乎洪子以之名其齋也洪子聞之以告方子方子曰子以復其鄉為果遠而難復其性為果近而易乎夫舜禹之事功周孔之德業率是性而為之者也庸眾之蚩蚩儉狻之卑卑失是性而不知復者也自眾人至於聖其相去奚啻萬里而豈止若自杞歸故鄉之難哉子欲歸則具舟車載糗糧越旬

月則可至矣欲至乎聖夫豈旬月所能及耶洪子矍然曰復性之難若是乎方子曰雖然有一焉復有道得其道則易失其道則難使子欲歸乎鄉而不循當行之路則終身不能至循其路而怠且息焉則至也不可必誠能不失其路不懈其力以聖人之說為車智以辨他岐之惑仁以體萬理之全而勇以行之則於復天也性也何有古之人有由之者顏子是也克己復禮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間得復之道莫尚焉是以復之初九顏子以之今洪子之為人信而通愿而文於學顏子有其資矣他日復顏子之復而復乎故鄉予或倦遊而歸且將問途焉而况杞人乎於是洪子謝曰聞其難也可以厲吾氣聞其易也可以果吾志請因以為吾齋記

蕭文清風祠記

余游天台桐栢宮入法堂見夾室有古石像衣冠甚古叩其石甚堅緻背有古

篆字拂塵視之一曰伯夷一曰叔齊予問所從來道童曰相傳趙宋時宮有黃道士者知醫宣和天子召治母后疾疾愈官之辭賜之金帛辭獨乞此二像載以歸予聞喟然歎曰有是哉史記載夷齊遜國諫伐多激詭殊非聖者事似出子長附會固不足信然避世海濱餓死首陽孔孟稱述不可誣也故孟子以為聖之清其風可以廉頑立懦古

之好事者豈以為言不如像故復琢此石以風世即宣和
間綱歛天下之石以建艮岳其殆以玩石視之也是故黃
道士悲焉載入宮歷數百年無特室以藏殆又以常石視
之也是故予又悲黃道士之意焉乃入道童室後求隙地
得二丈餘高明爽瑄松筠交蔭可作室以庇像顧予力又
弗能也至邑以語鐘令令欣然從事歸郡又白太守譚公
公曰此有關世教子盍記焉吾將題其門曰清風祠并刻
記於石譚公名綸宜黃人鐘令名紐子吉永豐人嘉靖丁
巳冬十一月望日台州
推官廬陵蕭文清記

屠隆新建天台祖庭記

說者云西教東流始自漢明之世
余歎謂不然如來之教廣周沙界
何限東西徧歷僧祇詎始東漢東漢以前佛法密持世道
東漢以後佛法顯被羣機凡情見有顯密聖教原無晦明
漢明以前若非佛理主持則世道曷繇建立哉自世尊倡
教諸祖傳心西土之尼珠獨朗自摩騰馱經羅什譯義東
方之清旭甫昇魏晉六朝之間法席如雲蓋頂成蔭佳言
若露入口皆甘然而未明列聖之心宗尚昧如來一代之
化意於是篤生天台智者大師大蘇妙悟靈山親承約畧
五時開張八教以五義釋經題以四釋消文句定而三止

慧而三觀曰具曰即曰一念三千總攝六度融會萬行並
譚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歸宗法華判一代時教為佛法司
南真可謂抗折百家羽翼千聖者矣馮太史云大師得之
南嶽南嶽得之北齊北齊得之龍樹龍樹得之釋迦大闡
於智師而非始於智師也傳至章安結集文言功同慶喜
荆溪宏贊義例力並章安自是而後台教浸衰四明法智
師以羅雲之後身續佛隴之慧命立陰觀妄別理隨緣性
惡修惡獨闡幽宗惟色惟心舉揚奧義明三觀單復之旨
闡十境互發之論闢異端而扶正脩眾體而集成台教中
興則四明尊者自是而後法復衰微於是妙峯百松
師以上智之質悟入於妙宗一鈔紹天台之宗振起其如
綫一脉而其徒無盡燈師又以宿慧種智闡揚而光大之
近世台教中興則妙峯百松是也余謂百松之風直踵智
者燈公之勳庶幾章安世必以余為知言余又謂無盡燈
公嗣台教大行於佛隴介山如公衍台教盛傳於武林無
窮芳公衍台教盛傳於四明亦猶法智之專席於鏡水慈
雲之旁出於西湖也無盡師近於佛隴建天台祖庭中供
釋迦教主東侍文殊西侍彌勒蓋以台教宗於法華即采
經如來入定彌勒騰疑質於文殊之意與他寺位置不
同座下東侍梵王西侍金剛力士蓋取庶母二弟發願一

願爲梵王啓請一願爲力士護法助嫡母千兄賢叔成佛轉法輪之意兩旁設二十九祖始於迦葉終於法智而未設百松先師像陪位焉則將來者燈師之位又何可不增蓋有待耳嗚呼台教者論時節爲時教總佛印爲心宗通諸門爲一門合衆派爲一派如來復起不能易也而昧者爲台宗爲支離不知諸門而一門登堂無二衆派而一派會海則同詮事則周遍而罔遺詮理則圓融而無礙一心隨緣而有萬法萬法緣泯而歸一心開權顯實因迹會本此教之所以爲妙也若以台教爲支離則八十一卷華嚴其支離亦甚矣且天台一脉稟教世尊豈容輕詆是地爲佛隴之故墟枕幽溪之深秀人煙僻絕山水鬱盤乃智師結廬說法之場人天環遶宏護之處無盡師卽高明故基剏祖庭新宇上宏祖法下爍羣蒙登蓮華之寶座則嶽瀆趨躡龍天圍遶若抉瞽而震驚宣貝葉之妙音則香雲馥郁花雨繽紛咸潤枯而蘇稿以應時之宿德任振古之名藍道德旣極其崇高山川復當其秀朗若無盡師者安知非天台應化四明再來也茲地也始爲檀越者宰官秀水馮太史夢正臨海王中丞士性繼董役者比丘傳衣法得附書萬歷辛丑十月朔賜進士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明州屠隆和南撰

遊記

明夏鏃石橋記

遊石橋必自國清始由國清憇足佛隴常止宿焉余願之久矣是日與潘堯卿王子春同

宿佛隴明日旣十數里山水漸益幽佳結束會聚窮爲異觀以日中至寺僧德茂遇災後掃燼礫覆茅屋八九間客來覓袈裟要客入坐具茗菓導客去沿澗絕流有屋負巖而出曰曇花之亭倚檻先得之橫亘兩山平卧飛泉狀若梁欂旣償所願去由亭右下接其端而坐噴雪之溜驚雷之音水石倏忽耳目不暇其下絕壑延頸視之窅然深色踐履危峭逡巡偃伏一水自西北巖上飛出適會在此合流輔勢而來趣下橋腹而滅其間可三四十步止者泓澄動者峻激分布石面有所未浹則皆滑淨可坐卧余翫而樂之旣樂而去復攀亭右投橋下循線路披木葉逶迤旣徹仰視石梁已在半天其下懸流數百尺貯以石潭深處黝黑出其盈流兩山間未究其極始入砵碕幽寂凜神震魄不暇爲狀徐窺梁下見之縹緲疏明呀豁澎湃傾崖噴壑驚珠駭玉追霏香蕩與遊者接潤悽眉愴目疑有而無宜其久而不欲去也明日將行復往一觀旣下而上噫可謂雄瓌絕特不常設者矣余始疑其不爲之於中州大國

而於此若有以列而藏之使人不得見焉而以慕造物者之設是亦詭矣然又惜其名天下更古今而實不傳於外是吾儕邦人之責也於是始為辭以遺聞而未見者

葉良佩天台山記

天台山以高大之故稱台嶽又上應天

地輒欲往游人曰游非踰月不足以盡其奇予頗難之會免官歸得故人新城黃尹速予遊至則館於國清要梅壑潘子與俱而五峯雙澗之勢已得之行住坐卧間時嘉靖壬寅四月望日也潘子曰游天台必自赤城始此山之南門也自是而北則循佛隴訪石橋東行則為天封華頂西行則為萬年桃源兩巖則為洞天桐栢於是遂結束自赤城始赤城山石純霞色望之壁立如城具雉堞絕頂有浮屠七級西北有玉京洞金錢池寺廢無僧已復由故道尋九里松月色在地人行松影中翌日遂北行踰金地嶺與察嶺相連其下為漢隱士高察讀書堂又五里踰銀地嶺至大慈寺前觀佛隴二大字寺僧曰此智顛師之初修地也又北則山水漸益幽佳日昃抵石橋先上曇花亭倚檻觀之見兩崖門立而石橋橫亘其上廣不盈尺琖上人掉臂行之無怖山北左右肩有雙泉飛出合流而來至橋乃伏

出其下瀉為瀑布可百餘丈掛巖石間既愜所聞復由亭右麓下至新亭接其端而坐則見石橋已在半天而噴雪之溜自空中下擊潭水作疾雷聲震動林谷於是乃大詫以為奇觀是夜宿琖上人海會庵天明復往觀之兩日乃從山西行尋萬年寺由鐵船峽度羅漢嶺山縈水迴每數里輒一曲及至上方地則砥平如仰盂登妙蓮閣四眺則八峯迴抱其直南堆阜纍纍如列戟排衙兩澗水至寺門乃合流縈迴南出前林松杉成列東澗古松數株皆大十圍有五六鸛鶴巢其上每休坐樹陰則聞鸛鼓牙及唳鶴之音與風泉相雜翛然非復人世留信宿乃去抵護國寺出訪錢太師墓從者曰由此東北行至劉阮洞頗迫會蔡舉人中甫陳監元敏之適至遂合策尋劉阮洞洞去護國二里而遠洞口如門有古木神祠沿澗而上兩山綉壁參差夾水立水依山曲折時漱石有聲曰鳴玉澗水孺草樹芊綿東崦特葱蒨可喜曰桃花塢又折而北上路漸艱澁及水窮而路盡有巨潭渟澈如鏡中有門潛通山底其深莫測陳子曰此所謂金橋潭也卽劉晨阮肇遇真處潭之南有盤石可列坐以飲於是取酒會飲其上仰望三峯倚天而東峯特秀上有石如縮髻曰雙女峯昔人見雙鬟戲水或曰乃其精靈所為是日晡出山憇白郎寺觀巖石亦奇怪是日遂

循董家廟小田鋪涉三四溪至廣嚴寺閱貧婆鐘謁榮師
肉身像師宋淳化間人習禪定多異跡時呼為榮羅漢死
而不腐是夕投宿寧國寺寺在平原後壠靡迤多古松前
浸巨塘紫凝峯在數里外寂歷可數又明日遂問道訪寒
明兩巖明巖大畧如鴈宕靈巖但差小爾巖四西有唐帽
乘馬痕相傳為閭邱太守像旁有大石筍如天柱峯正北
洞寬平可列席旅會南有小塘外有八寸關寒巖後洞比
明巖尤邃且廣可容百駟而梵宇亦宏敞正寒山子所居
兩巖凡兩宿乃還憇國清黃君又先遣游徼除華頂山路
再越日乃偕潘子由顧儒嶺涉歡溪訪齊處士高歡讀書
堂於普慶寺及抵天封鳥已投林寺舊號靈墟實智大師
註解涅槃經處佛殿極壯麗有盤石智者嶺卓錫泉北望
一峯摩雲卽華頂也詰旦戒輿人緩行上華頂卽遇險則
下輿步行以亭午至其上中峯孤峭如華蓋諸嶼拱羅寺
殿僅餘數廊衆木扶疎多檜杉樺櫨其旁近地有王羲之
墨池太白讀書堂又迤從北上可三四里有望海尖登其
絕頂則錢塘煙樹括蒼峯巒皆隱約可見東向觀海上雲
濤如環壁繚肪予乃拊掌大叫以爲奇觀薄暮移宿天封
老瞿曇謂予曰華頂絕高處舊有僧寮可觀日出處後有
四風毒不可居故其寮亦廢又曰若自此南行至文殊寺

上高由山脊行則諸山皆在指顧予頷其言詰朝遂南行
至文殊寺上高由山脊行則凡邑南諸山皆若翔舞奔躍
在輿馬左右如老瞿曇言輿人曰直南爲桐栢岡若欲尋
洞天堂當東從橫路於是遂東洞天堂已廢獨玉霄峯重
崖疊嶂岑蔚如故稍南有石門山兩巖對峙如門各高數
十丈將至澗底乃有石橫亘如闕奔湍來擊闕如翻玉練
插鼉鼓子踞石注視久之乃復循故道行桐栢岡過元明
廢宮又五里抵桐栢宮其地有卧龍玉女紫霄玉笥翠微
蓮華玉泉華琳凡九峯而宮當其心平原曠衍有村落溪
流橋梁水碓道書稱爲金庭洞天吳赤烏初年葛元於此
修真至唐司馬子微遂奉勅建爲桐栢宮宋改爲崇道觀
今稱爲桐栢宮云西北有瓊臺雙闕去宮可六七里羽士
曰游瓊臺當先休足力卽至其處又必去鞵用行滕裹足
攀援蘿葛乃得登是夕止宿於黃雲堂次日早飯已乃偕
潘子攀登如其法瓊臺三面皆翠壁萬仞峭壁相向如城
郭周遭而臺則南向懸居其中折而東南可三里許爲雙
闕翠壁山至此忽中斷對峙如闕門路出其下而澗水從
之然巖石皆陡絕不可下觀於是還坐瓊臺而四壁之華
葉耀日耀風綺綉紛錯飶香鬱鬱俯矚百丈潭在臺左麓
紆繞雙闕流入雲溪屏息無譁其聽益遠真天台山之第

一奇觀也還宿黃雲明日出洞門盤折而下行數里至福聖庄觀瀑布又迤邐而北至翠屏山觀三井皆奇初予自元明宮來謂桐栢已在平地及觀瀑布三井始覺其地乃在衆山之上乃復驚詫以爲大奇夫以茲山之靈異且多奇如此顧自近世以來恒鮮異人宅之卽有游覽者亦憚於驚遠凌危罕得窮其妙予於是重爲茲山懊惜復游國清王僧道金偕靜室扁坐三日譔斯記

王士性入天台山志

志稱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山有八重如張大帆以其上應台星故名天

台天台山以華頂爲絕頂如桐栢赤城瀑布佛隴東蒼皆其別號神邑以赤城爲天台山南門徐靈府又以剡縣金庭觀爲北門天台山山脉起大盤而委爲四明其過天姥發頂落地爲五支其入山四漫而非一途自余爲桃源至人結廬洞口不啻數十至矣其始也從國清入蓋丙戌秋觀海普陀與天刑相探禹穴而歸時也抵縣出北門過神蹟石咫尺國清矣然西觀霞標在望意不能捨遂先趨焉道書玉京洞十大洞天之一也巖皆赤色望之如雉堞因名赤城絕頂浮屠七級飛泉噴沫落中岩巖中巖寺嵌巖中曇猷洗腸井井邊青韭今尚生也下山東十里入國清浮

屠比赤城倍之然不見九里松矣惟餘萬松徑三字圍八尺鑿石山門寺負五峯如辰石坎泉盈尺普明師卓錫而成左廊三石錯立則寒拾舊竈石也智顛建台山十八剎此爲定光授記第一道場出豐干橋際崖沿澗度盤迴嶺以入澗水自高山落與石齒齧啗逐呼號如璣如練如翔鸞鳳倏忽萬狀別澗而上金地嶺坐定光招手石指銀山稱佛隴焉寺號真覺則知大師所從蛻骨雙石塔存其未至塔頭也路側有大慈寺倚大雷峯傍智者泉寺燬而唐梁肅石碑一座尚樹於畛壠間東望灌莽中寺在其下反顏其額曰高明路旁巨石僧指堂書天台山并隸教源二字近白雲峯下又有太平寺址蓋三寺相倚角焉東北爲司馬悔山道書第十六福地又北爲靈墟則白雲先生所棲息焉亦七十二福地之一也或者以天封當之咸從金地別一岐而東行旣踰嶺折而西北數里兩崖如闕鉅石踞其表罡風蓬蓬起驅石如舞人行不成步卽六月披裘而慄名寒風闕過闕數里爲龍王堂西岐乃去石梁東則上華頂東上華頂經察嶺亂石飛翥在所成趣石有峽焉爲書留雲漢徵君高察隱居也又數里下雙溪上天柱峯磴道偃仄下輿拾級而上十里至竹院佛弟子真清興教源叢林精舍經聲喃喃足稱婆娑淨土轉峯左側路三里

許上下二深池縮谷口淪漪漾綠金魚數千頭最為高山之勝池中為馳道度蓮華峯下為華頂禪林出其左三里踰嶺有王右軍墨池焉上為太白堂廢池存余為建三楹貌二公於中顏以萬八千丈峯頭再上二里則絕頂也知大師於此降魔舊有塔與禮經臺時方盛暑露坐見天星大於拳動燁燁堪摘且皆四垂脛脰下夫茲山雖高視地高耳莊生所謂遠而無所止極者其視下蒼蒼亦若是耶何得星辰四顧在下且大於他時倍蕤心詫焉涼颼起谷中雜天地二籟以號竟夕不成寐計漏下五鼓矣道人報海底日上與余急披衣起東方大紫氣籠聚黯黯中上有金縷萬丈正射余衣上余大叫雲海盪吾心胃矣道人曰未也巳片時則一赤輪如鎔銀汁蕩瀟而上前五色盡滅始知向所見影也是為第二月哉日輪漸高深源草木如畫東眺四明西招括蒼南望鴈宕北睨錢塘四方千里隱隱可矚羣山伏地僅如田塍而此山了然上出如懸一朶青蓮花方開而瓣垂垂也昔人故以華頂名之始悟夜對星辰非為羣山無礙若天下垂故耶斯一遊也足雄生平矣然猶未半天台也其繼至也則由桐栢入蓋余家台城由間道龜溪可步南山乃引二童自跨一蹇驢信宿翠屏西下數十里至寒明二巖二巖洞一山以脊相背而倚

明巖道不容軌兩石峙如門夾之巖竇嵌空飛閣重椽半在巖間不復覆以茅瓦卽石成簷如赤城也洞口有帽影馬跡俗稱為閭邱太守遺跡云守謁寒山拾得於國清竈中追及之二仙拍掌笑入巖闔問邱蛻焉崖上飛泉百丈以鉄鏢斜接之又北行轉五里餘始至寒巖馬首望巖真如天上芙蓉十二城亦彷彿行黃牛峽也寒巖石壁高百丈如屏洞敞容數百人夏至不見日影一石方正則寒山子宴坐處也西臨絕壑為天橋堂宇皆置巖下時有翠色入戶牖堪挹又北行五里過清溪入護國寺尋桃源綉壁夾澗岓嶠而立水流亂石間聲如珮環者十里三折乃至其奧每折似堂皇局戶不見去來中有潭清冽沁骨名金橋立潭邊仰望三峯如罨畫而東峯特秀上有石如綰髻名雙女峯昔人見雙鬟戲水或云其精靈所為然蓬藿嶮阻難於懸度余乃於離別巖下鑿石通道構一室於洞口為桃花塢扁以儷仙屋頭種桃千樹茶十畦買山田二十雙計作菟裘他日二娥想當相俟於桃花碧落間也左行麓至紫凝山瀑布懸流一千丈陸羽第為天下十七水又數里上桐栢嶺入山嶺行可一里宮其上豁然夷曠環以九峯玉女玉泉華琳玉霄紫霄卧龍蓮花翠微也道書七十二福地之一謂王子晉治之又云伯夷叔齊為九天僕射

治桐栢宮今宮有二子像玉石鑑然非山所產也司馬氏遺跡亦已杳然宮有醴泉前有女梭溪從印山轉南水口為三井下流入瀑布中自桐栢西行五里至瓊臺臺在大壑之心石山空起狀如削瓜下俯百丈潭心骨驚悸沿流南轉至雙闕皆翠壁一抹森倚相向宋山人張無夢結跌焉稱仙座折而回仍過崇道觀行羅漢嶺數里而入萬年寺寺抱八峯晉白道猷所振錫而營也門外巨杉百本其大參天凡供五百大士必於是邀請家司寇公建閣其後藏慈聖所賜經出寺又且十里而至慈聖寺寺當山西北僻處經歲無游人良修真者所棲也東五里穿叢樾路絕復攀藤而進乃得斷橋兩崖接棟中不合者一線飛流注巖下如簾狀成二石池有龍居焉石壑之最奇者也又循鳥道西十里而至石梁山壁對峙一巨石如長虹橫架之龜脊莓苔廣不盈尺前臨萬仞壑上游澗水二並流墮石梁下如震雷晝夜鳴非遺生死真莫能渡上有曇華亭楹半外垂王龜齡碑刻存焉其前身此橋巖首座也傍為蓋竹洞三十六洞天之一志稱石橋方廣寺五百應真示現處隱於石中樵夫牧子時聞鐘鼓之響然皆不可觀矣是夕宿海會菴明日從間路上山不經天柱而登華頂大雨霧一無所見然余所構堂成矣其又至也則從檜溪入檜

溪者歡溪也為處士顧歡而名孫興公所謂濟檜溪而直進是也時崑崙山人王子幻訪余於丹邱余取道自資福寺送之過陸龜蒙所書怪松循蒼山而西三十里至慧明寺禪林始入歡舉沿溪入十里抵天封寺寺最鉅麗右楹有異僧以木屑縛為柱常存東為智者嶺中有卓錫泉過天封一澗從華頂流下亦循澗上十里而至二池入寺子幻已先俟太白堂矣山高風寒甚草木不生惟太白堂前三娑羅樹四月花開如芍藥寺前一杉一檜綠成陰耳餘則咸烟霧棲扃戶非中秋左右無鎮日晴又雪甚早時方霜降山頂已三日雪封山矣余掛二竹筒酒蛤蜊百枚持鉦夜火衝虎跡而至顧池中有巨石呵凍蘸墨池水為書崑崙二字昔王右軍之來以許元度李謫仙之來以司馬子微余何敢望二子且使後人識崑崙二字生於石上耳信宿買舟而別子幻曰右軍昔游惡溪樂其奇書突星瀨於石君舟行諦視其在否余唯唯竟不知所在而歸其他從護國寺從天姥嶺咸寓足焉而獨未從山北上天姥者天台之來山也故稱姥焉天台山北水二石梁水流入剡縣雙溪水流入明天封水東流過寧海入海萬年水西流出王度入剡餘皆會清流而下靈江王生曰余讀天台山志蓋自古為仙窟宅彼洞天福地之說儒者謂誕不經然

宇宙大矣聖人存而不論然哉及余行山中見其川谷盤
護氣象自不類人世則又疑信半焉久之見上有靈芝醴泉
又木有羅漢菩提草有觀音長生花有娑羅
藥有茯苓黃精則非獨人有之於物亦然

王思任天台山評

予游天台蓋操一日之文衡矣賴仙佛之
靈風雨無恙得以搜閱峻事畧用放榜例

品題甲乙與諸山靈約矢諸天日不敢有偷心焉文章胎
骨清高氣象華貴萬玉剖而璧明萬綉開而錦奪崑崙崑崙
血奴僕羣山仙或許知人不能到所謂瓊臺雙闕也第一
磅礴渾茫從天而下不由父師立參神聖雄奇之極反歸
正正堂堂吾畏之終愛之石梁瀑布第二天繪巧妙鬼斧
雕鑽腹字多奇令人解頤殫步能品加入神品明巖第三
孤月洞庭正是寂照忽有天山萬里雪一夜飛來此曠世
逸才國清第四恍惚幽元不記何代片時坐對人化為碧
桃源第五繞腸雄氣滿腹古文鬱鬱蒼蒼扶餘無窮萬年
寺也第六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不險不奇奇絕
乃險斷橋落澗第七醉筆橫披英英玉立不與絳灌為伍
名士也但才氣太露烟火未除屈置稍後赤城第八孤鶴
獨淚不求賞識然奇矯無前人人目攝寒巖第九清新俊
逸居然道骨仙風是瀑布嶺下數家也未有知名當亟拔

之第十魄張力大有如天風海濤夙領台山之譽華頂第十
十一因宜適變曲有微情藏若景滅行必響起高明第十
二望之甚奇即之甚平別造一格高下倒置桐栢宮第十
三停勻冲粹淡日和氣輕入長春之圃實稱其名天封寺
第十四句句番語字字鬼才別有僻腸不得以文體而黜
之神仙趕石第十五餘如廣嚴護國無相佛隴福勝諸山
水及悔山歡溪顧堂察嶺等尚有百十勝未錄或前事之
工易掩或一日之長未盡或星屑而可遺或雷同而易厭
或目未接予或足尚妬爾庶幾獲附於拔十得五之義而
幸免於掛一漏萬之譏也予之所以次第台山者如此矣

本朝潘耒遊天台山記

吳越間山高而著名者莫如天台
以其荒遠不通舟楫須陸行二百里

乃得到非篤好山水裹糧躡屩無由而至焉余蓄念久矣
會門人辛祇傳宰寧海與天台為鄰邑乃以辛未季春挈
從弟人瞻往游焉從杭抵明苦積雨諸佳山皆在雲霧中
過自奉化僦肩輿行百餘里至寧海留六七日祇傳撥人
力送至台信宿乃到所過桑洲嶺馬魯諸山皆天台支隴
取道深谷中兩崖插天時見飛泉掛在木杪而杜鵑花方
盛開作深紅淺碧二色籠岡羃澗鮮艷照人至高峴吳奧
一帶清溪湛碧桑柘陰陰居人靜穆杳若太古將至天台

縣三四十里間山益雄放環碧萬重不見首尾奇峰秀嶺
土人率不能名目送心賞而已城北八佛庵甚幽潔頓行
李焉台士方山年六十餘矣能詩而嗜游邀與偕行北
上七八里至國清寺寺在台山南麓五峰環抱餘支折而
屏蔽者數重左右溪翔舞而下會於寺門澄泓綠淨萬松
交柯不見白日七塔鼎蹲一塔雲聳無塵殿屢易榱桷尚
不著蛛絲堂序可容數千人氣象宏濶而山藏水曲一往
幽深胸中卽有萬斛塵到此自然消盡瀑響松聲無非寒
拾咳唾何必求諸破竈間也此地殊可盤桓而院主祖憲
不在啜茗便行循東澗上金地嶺磴道陡峻十步一休水
鳴琤琮與人上下至嶺頭折下谷中高明寺在焉深篁密
樹中一水穿絡所謂幽溪者也智者大師因翻經建刹蕪
廢已久明萬曆中無盡法師以大辨才中興台教恢復此
寺佛像用法華儀軌台宗諸祖環列焉教觀典籍數十種
鏤板咸在殿後楞嚴壇西天貝葉經俱非他方所有此山
舊爲台宗窟宅今存者獨此而已主人瑞符留宿燒笋食
之甚甘美上牀脫屣已決踵矣明日始易芒鞋輕便無比
飯後沿溪行坐圓通洞觀靈響巖谿山盤鬱木石蒼寒靜
對片時心骨俱冷寺後削壁千仞攀藤直上得故太平寺
遺址上銀地嶺過佛隴憩大慈寺古修禪道場也智者大

師初來台山第一宴坐處舊爲雄刹今敗瓦數椽一僧守
之唐梁肅撰碑尚在亟搨一本大師塔院在其旁亦駸駸
爲鋤菜地又北十餘里上寒風闕山益高每大風作人不
得植立又北過察嶺以漢隱士高察得名折而東走溪澗
中疎林曲水時見民居煮笋摘茶人皆有自得之色十里
許至天封寺山勢開展殿閣崇宏一宿天語樓萬壑松風
簌簌枕席日上瑞雲峯窳籠菴麗如對畫屏也從天封西
北上華頂可六七里多削壁懸巖隱映烟靄中高松美箭
蒙籠其上清泉一綫從天半飛來若斷若續忽見方塘十
畝淵停不流則善興寺矣寺有僧三十號叢林然亦編茅
代瓦其餘小小茅蓬散處巖谷中率皆單棲偶隱一瓢一
衲齋鉢不繼則煨黃獨煮瓊瑤粥食之往往異僧在焉恨
不能徧訪而巖阿澗曲間值團焦獨木爲橋老樹縛屋落
花不掃經聲琅琅爲聖爲凡吾不得而測也華頂爲天台
絕巔適當晴明臨望無際大海一盂錢塘一帶髣髴見之
人言此山之高一萬八千丈宜乎萬山在下而四周青峯
插漢競勢爭高者頗多蓋台山甚大綿亘數百里如蓮華
然衆山爲千葉環羅其外而華頂爲一房端然在中衆山
高則華頂益高彼獨露一尖者皆山之小也拜經臺宜近
佛隴太白書堂羲之墨池並屬附會惟龍瓜泉沛發於峯

巔差神異耳華頂可觀日出而春夏多遊氣不能明了又
余在羅浮勞山數見之不復留也遂還善興設薄供飯僧
而去繞天柱峯行得小菴爲永明禪師入定處萬朶青芙
蓉簇簇檻下凝眺久之僧餉黃獨數枚不啻懶殘芋也仍
至察嶺下西折取石橋路路出兩山中委婉幽折山上皆
蒼藤古木蒼蔚陰森異花無名香草無種愁猿嘯石幽鳥
哢風春行如秋晴行如雨如是者數里乃達於石梁石梁
兩山相轄如門重局內有千澗之水滙爲雙溪洶湧而下
鬱不得洩不知何年巨靈運斧鑿開山根疏通水竇而故
留崖端尋丈以表神奇於是飛瀑從天奔騰跳蹙望梁而
陷一跌千仞注於淵潭雷翻轂轉復躍而出夭矯蜿蜒墜
於林杪蓋山本連也因瀑而斷不斷不見連之奇水本懸
也因梁而折不折不盡懸之妙他瀑布雖雄從高瀉下而
已宜不能與此山爭名也梁雖狹不甚長余一見竟欲度
之行未半爲僧所持後見輿人往來自如頗悔然亦不能
再度矣從梁下涉澗趨下方廣出銅殿背踞石縱觀者久
之乃還上方廣宿焉方山言斷橋珠簾之勝質明曳杖而
前北踰小嶺復下四五里至斷橋兩山不合者數武巨石
錯布約畧如橋瀑出其中疏爲數道墜於一潭有聲鏗然
名銅壺滴漏云又下五里爲珠簾泉坐泉畔不見其奇白

崖下取仄徑穿箐篁中至泉對而始見萬斛明珠自天傾
瀉輕若無聲柔若可捲從風搖曳飛沫著人而上層石壁
橫欹水披覆其上自然成文如間花羅綺石梁之瀑銳師
十萬跳盪無前而此則雅歌投壺春容瀟灑是瀑之至文
者也尋玩移晷還坐曇花亭題名鐫石而去西南行可二
十里得萬年寺是唐普岸禪師道場形勢極佳八峯聳翠
雙澗縈青芳塘綠疇曠然平衍濟宗無礙師主之年八十
餘矣白髮垂肩兩目不見物而清談娓娓孤燈獨照會天
雨留再宿雨稍止遊九里溪溪路荒寒悄無人跡越奔流
厲石齒竹樹蒙密上不見天復踰嶺觀龍潭峭壁百尋雷
轟刀割懸瀑自其肩落注於蒼池白晝風雨仰望奇峯攢
列菌萑怒開此地自來遊人不到雨後濕雲濛濛落葉深
二三寸滑不受足蝸旋而上猿挂而下穿虎窟搜龍宮窮
幽極險斯亦好事之過已是爲四月朔日次日晴霽自萬
年南行十餘里上通元峯是韶國師道場昔密雲禪師開
法其間號師子窟今荒涼特甚禪宿雍穆率衆四五人居
之炊烟時斷云地寒難棲泊也又南十餘里得桐栢宮遺
墟是道金庭洞天也紫霄華琳諸峯聳躍環抱石髓金漿
琪花瑤草諸藥物多產其中自葛仙公司馬子微之徒居
之人主加以隆禮而宸翰天章照耀山谷璇題霞棟填溢

澗阿今皆鞠為茂草惟存三清殿一間雨淋天尊面淚下
蘇蘇有宦家子墓其旁人言宮觀之廢半由此自人之惑
於堪輿貪得吉地也而可以勢力攘奪者無所不為乃至
佛刹仙宮亦公然掩取而埋其骨罪之不圖福於何有吾
惡其貪亦憐其愚耳此地有唐宋碑十餘通徧求之不可
得夷齊二石像儼然並坐孤竹子何得在此然像甚高古
有脫屣萬乘之槩度非二君不能當有疑為劉阮像者妄
也從桐栢西行上小嶺山勢一變皆峻嶒骨立拔地千霄
緣崖數轉樵蘇路盡忽見危峯四插絕壑中開則瓊臺雙
闕在焉瓊臺如一莖靈芝單抽獨立唯峯腰有懸磴可度
但上下絕壁一失足卽墜九淵余賈勇而下方山人瞻繼
之頂踵相摩攀石自絕既度危磴復牽挽上瓊臺之巔置
風蓬蓬白雲在下恍皆化人而升中天之臺矣臺旁有馬
鞍石仙人座俯臨絕壑望雙闕在對面兩峯對聳靈溪在
中如龍門鑿而伊闕開也欲遂下谷底循溪以出而瓊臺
上豐下削非懸絙千尋不能到地復尋故道還嶺頭由闕
東山巔穿石罅以下杖底有天足前無地直下萬丈得平
坡而休回望來途但見青壁一片宛從九天飛下矣時已
薄暮亟就輿抵護國寺宿焉寺近桃源村塢聯綴平田淺
渚落落清疎院主夢恍洞宗人也天懷坦率不作世俗應

酬清晨斗笠草屨導客遊桃源過鳳凰山秀峯數疊是錢
武肅後人族墓處經桃源塢清流灣環欲去復止所謂惆
悵溪者也溯溪而上峭壁嶙峋劈斧橫皴別一畫筆蒼黃
相間層層古錦溪有九折愈折愈高山塞源窮望若無路
飛梯一轉靈境豁開溪流時作懸瀑時為平潭數折之後
瀑如晶簾潭如玉鏡雙女諸峯纖纖倒影是名金橋潭遊
人至此而止余更捫蘿上數百步見雙厓偈仄一洞深窅
飛瀑覆之道盡乃返恨不得更上一層然正以幽深無際
為佳耳下山路每愁易盡獨此山以曲折故如重門深鎖
步步留人又如十幅畫屏段段幽異山水信自佳絕而文
人詞客因劉阮故事輒作情語了之曾有仙妹不見山水
也出溪與夢公別卽擬遊寒明二巖念雙闕之勝未窮意
殊耿耿乃復道瀑水嶺至百丈嶼循崖而行杳無蹊徑崖
斷則走溪澗中躡石絕流以進石或如劍稜如菱角平時
萬無著足理茲乃騰躍過之石窮取崖崖窮取石左窮取
右右窮取左鑿空闢路者五六里疲極忘疲險極忘險則
以竒峯紛求應接不暇或如金莖獨聳或如旌節對排或
仙掌招而佛臂舒或橫帆展而危檣立愈入愈竒必欲造
瓊臺之趾而後已無如溪路既絕崖腹甕剖飛瀑下注為
龍湫其深不測一巨石斜壓其上欲落不落則途窮於是

矣迺望瓊臺瓊龍縹緲迴在層霄使非曾陟其巔必謂仙
都帝居非控鶴驂鸞不可至也昨日之遊仙乎人乎世必
有疑之者矣雙闕矣自瓊臺俯觀之尤佳瓊臺奇矣自雙
闕仰視之尤妙蓋必再至而後其勝始盡信游之不可以
草草也既返而休足力憊甚宿三茅菴斗酒相勞明日西
南行二十餘里飯平頭潭望紫凝山橫如陣雲方言謂岫
之突出者曰岳東有青山岳西有峇溪岳亦名嘯天龍尤
奇特又西南行過浙齒嶺見層岡疊嶂中有良田百頃居
人汲清流而耕白雲定不知此世何代也過孟湖嶺即見
三峯崛起雄猛粗疎縱理裂麻稜稜透骨山勢又一變矣
繞峯而西爲寒巖東爲明巖寔一山也寒巖在萬仞岡頭
一獅端坐張口爲巖巖平廣可容數百人是寒山子宴坐
處泉垂垂如簷溜左右石象龜蛇一石拔地四五丈斜屬
於巖弓彎虹跨名鵲橋並巧妙而此巖勝處要在卓立半
空有龍跳虎卧石破天驚之勢從前幽冷耳目到此一新
是爲快耳明巖藏深壑中合掌巖最奇兩巨石側立相湊
如龕形透天一線壁上石紋作白狸捕鼠乃酷肖其旁偏
仄晦昧類龍所蟠旋言寒拾隱身未必然至問邱馬影則
小兒語耳壁面峻削俯臨谷中如高城深塹一石笋可方
雲梯八寸關一人當之千人不能上也朝陽達摩諸洞俱

寬廣明潔明寒兩寺並宜在巖中今乃在巖下舍天成石
室不居而別立屋宇何耶方山言自寒巖西去二十里有
河龍潭絕怪險自明巖南行十餘里至查山林壑尤美
聞之欣然欲往而僕夫告浦資糧垂盡不得已就歸途矣
赤城山去縣最近而未遊取間道登焉山不甚大而亭亭
獨立不與衆爲伍削成四方如金城百雉不可梯攀上石
殷紅苔花不蝕白雲青松之巔橫露丹采與公所以有霞
標之目也上下二巖外無餘土故僧就屋焉一塔冠山巔
是蕭梁時物頽缺固宜而意象甚古洗腸并殆出傳會方
山言山產銅處多生韭良然自國清以北皆走層岡疊壑
中不見山川條理茲峯頭四望水源山脈向背分明城郭
村墟了然在目山小而最著名有以也夫歸休八佛菴稍
序次遊履補作詩篇會天雨淹留數日比霽且行矣念東
蒼一帶未到意殊耿耿乃復邀方山同遊東行十里過雞
籠山斧削數峯亦甚秀異又十五里宿慧明寺寺在蒼山
之麓斐亶醞藉有智者大師手書方等陀羅尼經四卷前
三卷久亡宋僧元通做大師書補完之書後一卷備亡失
相傳嘉靖中台守譚姓者復取去大師手書一卷今存者
皆元通書余反覆諦觀見第四卷筆法精勁神采奕奕知
大師手蹟故在譚守取去者乃元通筆耳陳隋人真蹟在

世絕少今頓見楷字數千復是肉身菩薩指端所出信墨
寶亦法寶在處當有天龍護持見者但可頂禮讚歎慎勿
生偷奪心也又有天福年間所鑄鐘甚精好寺北澗道如
白虹與僧窮其源得兩龍潭殊幽峭僧言蒼山故有九龍
潭此小小者不在潭數余益欣躍明日復東過樞樹嶺爲
謝氏族居是宋祥興太后家也有裔孫攜果茗酒至香楓
巖爲客導游所謂九龍潭者絕異初潭唯一二潭有二三
潭有三乃至九潭有九錯布二十里中實一澗水衝激所
成並在絕壁之下溶青湛綠深不竟底初潭最深晦兩崖
逼轆類俊狷相搏潭藏巖腹沉沉如在甕中幽陰凄凜天
地改色五潭最雄快峭壁翼張瀑布正中垂下雷轟電激
目不得瞬波如沸鼎吐沫成珠並海內奇觀而石路巉削
悉類龍瓜劃開始龍自爲出入地吾輩強側足其間自取
艱窘然龍之門庭堂闔性情嗜欲亦彷彿見之人言潭龍
最靈歲旱禱請金鼓作聲則潭水湧起數尺持杯水出澗
雨立應自五潭以上益險峻攀援無路余亦不能窮也仍
返慧明議遊螺溪明晨霧濛濛欲雨輿人請毋行余堅欲
往還過雞籠山折而東北訪龍鳳松已無有雨大至走避
民家因飯焉雨小止趨黃潭短衣持蓋溯溪而前卵石碁
布取路石脊大類雙闕中行而雨淫淫下石滑每不留足

危險更甚山亦奇層峯刺天雲不能蓋東西白水懸挂半
空莫測修短巖巖聳削闕靈競巧如帝青之寶磊砢裝成
蟻行立壁過大石門見一奇石卓立兩峯中尖圓乃酷類
笋而蘿帶蒙絡其巔從風翻舞天然巧妙猶嫌俯觀未盡
復剪棘闢路而下溪盡得潭自潭仰視笋愈秀挺而瀑布
自笋根側出作上下兩層穿注於潭潭旁轟崖裂石鵬鷲
鯨曝大畧如昨第五龍潭而峭拔復過之奇矣妙矣觀可
以止矣出宿黃潭民家明日從東嶺再過國清訪祖憲和
尚縱談世外事徜徉於溪聲塔影之間竟日乃返蓋幾一
月而台山之遊畧遍雖十得五六頗多前賢所未到余於
此山緣亦不淺矣潘子曰吾今而後知台山之大也吾足
迹半天下所見名山嶽鎮多矣大率山自爲格不能變換
掩衆美羅諸長出奇無窮探索不盡者其惟天台乎華頂
高曠羅浮之飛雲峯也東蒼秀潤泰山之御帳坪也幽溪
蒼寒五臺之清涼石也螺溪刻削西山之秘魔崖也寒巖
峭特其霍山之天柱乎明巖詭異其勞山之華樓乎珠簾
娟秀不減匡廬之三疊泉龍潭幽險豈遜九華之魚龍洞
桃源雋永有武夷九曲之勢赤城綺拔有丹霞萬仞之規
國清之靜深可以敵曹溪桐栢之蕭遠可以儷勾曲至若
石梁飛瀑之雄奇巧妙瓊臺雙闕之靈異清華吾徧擬之

天台山方外志要 卷之八
而不得也則台山之獨絕乎台山能有諸山之美諸山不能盡台山之奇故遊台山不遊諸山可也遊諸山不遊台山不可也余邀庇於山靈風日晴和雲物開朗小雨輕陰不礙遊屐方山矍鑠勝少年人瞻嗜奇過我山僧野老一見皆如舊識天緣人助兼而有之得以冥搜幽討粗耐宿願若夫三十六峯二十七溪四百八十寺之勝不可勝窮大地雲鋪雞鳴出日驟雨灌谷積雪封山之奇不可勝覽金松卷栢雲芝風簾千歲之苓九節之蒲不可勝採乃至曇猷定光豐干代病之流許邁羊愔張伯端白玉蟾之輩今豈盡無其人而龍蛇混雜隱顯不常必非一宿一餐所能叩訪異日盡撥塵累齋心鍊神荷衣箬笠翛然而來逢山便登遇巷已住不計歸期不作去想庶幾盡遊之道而無爲猿鶴所笑也
夫姑記以俟之

序類

唐梁肅天台止觀統例序

夫止觀何謂也導萬法之理而復

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卽絕待以照本立大車以御正乘大事而摠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頤以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元之門可窺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卽三至三卽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

垂迹則爲大爲小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秘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圓爲實爲無任爲中爲妙爲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爲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爲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爲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目假則無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脩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歷萬劫而不無寓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究其旨其解脫自在莫大乎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畧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脩故也闕其餘者非所修之要故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乘載之事者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矣豈藉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破徧者徧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

其義例判爲章目推而廣之不爲繁統而簡之不爲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弇也如通川不可遏也義家多門非諍論也案經證義非虛設也辯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知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爲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疎漏耶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雞而說大鵬夏蟲之議層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論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爲事乎是大不然凡所謂上聖之域豈隔關遼復與凡境天絕歟是唯性而已得之謂悟失之謂迷一理而已迷而爲凡悟而爲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辯同異而究聖神使羣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乎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紀哉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記識而已致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爲坑爲阱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漉浪不能住者有

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卽是者有枯木而稱
定者有竅號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
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爲廣者有罕言而爲密者有齒舌
潛傳爲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爲祖繼祖爲家反經非聖
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
夫隋開皇十七年太師去世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
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
陽威又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荆溪湛公頂公於同門
中慧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爲本故也
或失則浮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授而已其道不行天
寶中左溪始宏解說而知者蓋寡荆溪廣以傳記數十萬
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荆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
人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
次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
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雖學而不能知斯爲下矣今夫學者
內病於蔽外役於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
則業文爲之屢校枯足也芬句爲之歎糠眯目也以不能
喻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戚
戚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
之或引伸之其義之紆其辭之鄙或雍除之或潤色之凡

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畧之宜三存其一 是祛鄙滯導蒙
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
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三歲歲在
析木之津功畢云耳翰林學士安定梁肅撰

宋賀允中江東天籟序

紹興王子之春余拏舟自秦淮東下
雅聞天台有玉霄峯之境巉絕秀爽

可以真搜遠寄於是卜萬年之麓而寓焉一日遊萬年上
桐栢至福聖松下遇見一人焉修而岸傲吟而來有黃冠
謂予曰此劉與機也揖而坐盤礴良久徐叩所業與機自
笑云亡日月舊矣倘徉溪澗酬揖仙風所未能去懷者惟
觴及咏餘復何言因口占數篇坐客皆擊節余亦不覺近
前埒其鬚曰比招山友尋獲詩人不孤此行矣自此芒鞋
竹杖季徃月來率以爲常及予爲福建漕回每遇於巾子
山之精舍訪其近作則氣益渾而格益整雄贍兩足意語
俱勝徃徃筆端超詣可以平視鮑謝而彷彿乎唐之氣象
焉遂目其篇爲江東天籟與機曰君子愛人不以姑息夫
子何誇予之有予應之曰聞有豫章先生乎此老句法爲
江西第一祖宗而和者始於陳后山派而爲十二家皆錚
錚有名自號江西詩派今子孤立江東恨知子者不多他
日士大夫終得子之詩必有心醉而興見晚之歎者矣彼

派焉者雖欲擅一方而不容對壘之可乎與機掉頭不顧予強名之以歸其卷云若問與機所以為與機胸中有皂白者開卷自瞭然也

吳子良江東天籟序

台以山名而天台縣山所盤礴巔頂入霄漢雲氣與滄海相吐吞其秀英

所鍾在物為靈根異卉在人為仙侶佛徒晉唐以來傳之矣然子曩使畿下俾所部各議祠鄉先賢以勵來學而天台獨以二劉公應然則無達宦先二公者乎何為其取此噫此可見人心矣世之通塞者外而非通塞者內顯晦者暫而非顯晦者常方二公在時身名僅一第官簿不過初品葛巾藜杖往來林谷間與牧童樵叟相爾汝而孝義積於家孚於鄉鄉之饑歲賴以活隣里賴以安闕訟賴以平當世名公卿皆其賓友一時名賢俊流多其門下士也則位雖非通而道不為塞生雖非顯而死不為晦上下千數百年宜未有先二公者二公長曰知過字與機少曰知變字與權皆以能詩稱而與機之詩尤宏富俊健有慶歷元佑氣骨賀公允中目其集為江東天籟謂與江西宗派相上下殆庶幾哉夫優於詩而劣於德詩未必傳傳未必彰也德勝其詩詩減其德德既傳詩亦傳矣而况詩不復減

其德詩有不傳者乎肯淳祐十二年二月二日荆溪吳子良序

宋之瑞天台圖經序

天台僻居海嶠古不名佳郡往往為逐臣禦魑魅之地暨皇朝聲教遠

被乃稍列於中州翠華南渡密邇行都始為輔郡然而氣鍾神秀仙佛所宅洞天福地殆與蓬萊方丈相埒其著稱自昔又不可掩者之瑞弱冠游太學先是未嘗一登勝踐或有問者輒口呿不能對私竊歎曰司馬遷徧游天下名山大川而吾居是邦曾不能出戶庭少迂杖屨是可嗤矣曩歲居憂多暇遂與一二君子窮探極詣不憚繭足凡高僧逸士之所棲隱騷人墨客之所賦詠斷碑殘刻靈蹤異狀隨筆之紙歸而參以祥符圖經所載殊畧蓋是時委官會粹志於趣就矧距今垂二百祀其戶口之繁庶賦入之增益與夫人材輩出區宇創建自應月異而歲不同矣於是門分彙次麤成一編惟荒誕不經者削去弗錄姑以便覽觀而資問答藏之篋笥有年矣邑宰毘陵丁公大榮博雅好事一日訪予深以圖經未脩為闕典因出是編示之欣然抵掌薦續近事尋命鋟梓昔與公蓋嘗賦天台矣第不過馳神想像故辭雖富而事不該今且得於耳目睹記詳而非虛意者庸可以傳信乎庶俾懷青霞之致者聞其名

而不及見一開卷而盡得之若乃蒐補遺放則猶有望之後人嘉泰二年八月望日序

明徐一夔何憲副集天台山賦為詩序

天台山在越之南名雖不齊於五嶽而神

秀所鍾有雄麗絕特之觀焉晉孫興公為章安令嘗慕其勝著為天台山賦其賦既成以示友人范榮期曰此賦擲地必作金石聲茲山之勝古未有發其秘者自興公始發之其後名公鉅人若唐翰林供奉李白元余文忠公闕皆有作以嗣其響焉李翰林有至天台曉望詩余文忠公有勸農至桐栢詩其詩妙麗繪炙人口而未有櫟括孫賦而積為篇什者也僉憲宣城何公行部至天台觀其雄麗絕特之狀左顧右盼有不欲捨去之意然職在巡訪勢不能窮幽極復甚戀嫪焉方外士有以趙文敏公所書天台山賦刻本獻者按而讀之目之所遇與賦之所及意欣而神會遂集賦內所指景物如東坡先生櫟括陶淵明歸去來辭為樂府故事以題詠焉得近體詩若干首其還司也且以示凡能言之士悉集其句為之曰誠不用其語雖工弗采且囑子以言弁其首余也世居天台凡勝地之見於篇什者少時侍先人杖屨嘗游焉竊較赤城之霞氣瀑布之飛流莓苔之滑石而皆莫若瓊臺雙闕之為奇特峭嶮磔

崢懸磴萬丈比至其頂地平如砥九嶺環拱雙闕夾之瓊臺中居五芝含秀八桂森出樓閣縹緲於彤雲彩霧之中彷彿如在天上故興公之賦目為仙都而述其地特加詳焉今余流落他郡且老而鄉之勝未嘗不往來於懷若興公之賦早嘗習之當夫懷土之心生蓋嘗臨風一詠以祛愁思而習熟見聞之久終不能祛也今見公所集其句之字為詩組織工緻模寫圓熟逸興飛動於層巒疊嶂之間政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伍雖舊號令一出風彩新矣不其奇哉是詩也使他方之士見之天台之勝如在目前况如予之舊所游者哉寧不為之欣快因不辭而序於公詩之次凡承公命而作者則請以次書焉

范理天台要覽序

世固有同稱而異歸者天台之名著自古昔其著於古者若劉阮之云孫公之

賦隋唐以降神仙老佛之說前後迭出蓋方其時長才秀民之生其間不欲與世相聞往往托而逃焉謂為神仙窟宅者此也其稱於後者率皆發為道學之懿用世文章事業之顯如潘時舉之有得於程氏之傳徐大受之與聞乎朱氏之旨他如曹譙公賀參政黃秘監賈節制之流各以所長自見者後先相望蓋至趙宋以來文教誕敷渡江之

後京邑密邇中原避地之賢則又參互錯處其鴻生碩儒之興一變而轉為佐時之具固其宜矣我朝其聖聖相承涵濡既久其用於世如文肅公以下諸賢又皆卓卓流聲著實嗣是而起森然蔚然足膺當宁之付任以發聞光昭乎時者比比有之於是又有文儒藪澤之稱向之所謂仙風異流蓋泯泯也是其出處隱顯之跡不能無間要之神秀孕靈今昔同一軌矣舊志頗泛無統比因來宦遠方睠然故邑命兒曹錄其詩賦得古今人所作如干首并手疏游覽邑名勝大畧分為山水人物詞翰三志名之曰天台要覽藏之篋笥用脩政餘檢閱以慰他鄉之思因述梗概篇端俾覽者知天台之著稱雖同而所以取稱則異如此其他公署額設版圖財賦故實與夫邑長名賢出處古蹟碑刻雄文大章之亶亶者則固

王曠天台勝蹟錄序

天台之名聞於世自漢劉阮而已然也雖其涉於荒唐難以盡信而山水

之勝不可誣也厥後詞臣墨客流寓寄傲於其間者甚盛而述作之富不可勝紀潘梅壑氏產於茲土懼其久而散逸乃博考羣籍旁搜石刻選粹正訛彙次成集命曰天台勝蹟錄不憚修阻詣予請序予作曰勤矣哉梅壑之用心

也其有功於天台不多乎竊嘗聞之山川顯晦皆係於人然而遇與不遇則有幸不幸存焉滁之山以歐陽氏之記顯赤壁以蘓氏之賦顯自今觀之滁山猶夫山也赤壁猶夫水也而遇於文章鉅公豈非幸歟鴈宕桂山天下之奇勝也在漢唐固無聞焉由是推之則今之名山秀水不幸托非其地泯滅而無聞者豈其微哉乃若天台之勝得附能言之士以聞於世則名非過情然視夫托非其地泯滅而無聞者亦不為非幸矣嗟乎豈直山川然哉士生斯世幸而獲遇若伊尹之於湯呂望之於文王諸葛之於昭烈古今數人而已矣何吐握之風日漸以微巖穴之士豈無抱經濟之才流落不偶而興遺珠之歎者乎揚于王庭固皆一時之選然其間豈無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卒貽覆餗之羞者乎則幸與不幸又其大焉者矣余於此竊有所感故僭及之梅壑名瑛字子良嘗著山川昆虫百詠重修天台詩選蓋亦不幸而不遇者歟黃巖王曠撰

馮夢正天台教源流圖序

夫學佛法者稟智者大師而曰天台教以自別乎賢首慈恩諸

家也其為教也有教焉有觀焉教則以五時八教為經以五章七釋為緯觀則以二十五法為方便以十乘為正修

乃至修性不二之談色心互具之旨以例諸家如衆流之望巨海燭火之隣日月靡可同日而語矣然則始於智者大師乎曰非然也蓋大師得之南嶽南嶽得之北齊北齊得之龍樹而龍樹得之釋迦或當機印可或懸契心宗此台教之源也故龍樹而下皆稱祖焉然則章安而下曷爲稱祖曰叙得統也叙功德也大師說法惟縱靈辯不由筆授時惟章安夙擅多聞復由妙悟集爲論疏以啓後人說者謂其總持之功同符慶喜四傳而至荆溪教網稍夷金錕義例闢邪輔正說者謂其宏贊之勲比隆章安唐末喪亂吾宗典籍流散海東螺溪寶雲之際遺文復還雖講演稍聞而曲見尚熾我四明尊者抉迷雲以輝性日挽頽波而清教海是以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皓羗珠毒性惡十不二門之旨要十種三法之觀心三雙之論佛身卽具之論經體判權判實說性說修凡章安荆溪未暇結顯諸深法門莫不表而出之無遺憾矣說者謂九世二百年間備衆體而集大成闢異端而隆正統者惟法智一師信然哉自龍樹迄法智是爲十七祖法智下得傳者最夥而廣智神照南屏亢而爲三宗其學徒蓋紛紛鼎盛矣宋景德間東湖磐公作佛祖統紀有世系表載傳授源流頗具而法智十一世以後竟泯泯無傳焉嗟乎常住教典滿閣浮

提方袍之徒多於竹葦而天台教脉竟無有起而續之者遂使時教不行觀道不明此何異於佛法已滅可慨已然則今之君子有能不惑不沮奮然稟天台之學若揭日月而行者乎以今觀我妙峯覺法師之爲是役也卽謂之繼法智而興夫誰曰不可語云在則人亡則書卽北齊之繼龍樹亦有然矣然草堂以失緒被斥奈何是不然草堂如周室尚在而吳楚僭王今則匹夫而有天下誰得而議之有志者勉之矣於是取磐公世系素圖而授諸梓人名曰天台教源流圖噫後之與於斯文者其益思所以衍其流毋令泯沒淵源致絕佛慧命也哉皇明萬曆龍集甲申天台教觀弟子賜進士第翰林院編脩攜李馮夢正齋沐撰

李素天台勝紀序

予家居時見達人遊士聞所序列名山

山如孫公一賦衆妙悉矣遐思夢遊不知凡幾恨耳之而未目之也迨己丑歲叨承簡命忝牧茲土惟時同志者悉相慶曰君斯往也行將涉桃源跨石橋登華頂竒觀在目至人可招誠希邁已聞守仙跡鄭宰芳踪君其踵之乎予笑而答曰斯非吾所期祇以酌宿願且他日得持以報諸君耳旣而策蹇之台則邑值荒歉者累歲兼以路當孔道

案牘旁午即自公有退食不暇者暇為登臨計乎時幸而追隨於從游公車者之後僕僕然與輿皂之忙供應之辦心勞神疲亦竟弗得以縱目達觀甚者瞬息間旋忘其處所矣噫昔耳之而未目之為恨今日之而身又未能遍歷其詳即客有問台山之勝者予將何辭以應爰是搜天台舊錄謀諸廣大陳君輒用已意簡別而刪定之列於圖附以諸名公之吟咏山峙川流指掌可視仙區佛窟觸目可知天台靈異諸跡不惟藉是而益彰設有問及者予亦得以次第陳之而不負為此地東道主人矣且使履斯境者見之而快心於既往未至於斯者見之而慨慕於將來即遐陬僻壤不可得至者亦據是而得卧游焉斯於寰宇游士尚亦有助也已雖然台之境稱奇絕矣而台民則疲困之甚也遊玩斯地者誠念餽廩我者皆民之膏脂奔役我者皆民之筋力少存一節省心以葆全吾民俾得寧土幹而居則山川景物將依人而益勝矣不然饑弗食勞弗息又不然將使人聞車馬之音羽蓋之美舉疾首蹙額而不願見即瓊臺雙闕何補於閭閻哉又何樂於有此境為也觀風者幸留心焉萬歷辛卯月日靈陽李素撰

顧起元天台山志序

史莫良於志天地人物禮樂刑名至與渺煩曠矣然而圖謀度數存焉虛

可稽也實可錄也苟擅三長寧出四善哉志莫良於山紀載之難有數端焉猿棲熊館鳥通蛇盤蠟屐從所未經樵斧由來罕到即有幽奇何緣觀覲焉宿徑闕於宋年黃海道登於明代非其驗歟故真見難詳自昌黎慟哭於落鴈之峯王陽回馭於羊腸之阪文人墨客往往心快卧游具窮濟勝丹椒翠幕月磴天崖祇標異於登高眺遠之篇間問奇於牧豎樵夫之口言之若夢概乎有聞信耳既非任目逾舛山之真形從是遁矣故傳聞難據時易世移陵虛谷實疇隨方改字以俗訛石翳蘚中疇觀神清之洞門潛水底詎窺小有之天或古有而今無或此非而彼是文士疑而莫質野老沿而不知辨而析焉良未易也故考証難精經邱尋壑引勝流覽攀木援藟必資曠日而或輟軒欲駕恨束馬之未能杖履以游虞贏糧之不繼非倥偬而靡暇即悵望而無力徒遙想於冥搜曷散懷於奮藻故結撰難富兼而有之者其惟無盡大師之志天台乎師以法中龍象坐大道場以舌上珠璣作大佛事隘舊志之未廣思靈跡之無徵析竹晨編然松暝寫緝為山志數十萬言自山名以及文章有涉茲山者罔不採其故實綴彼菁莪至名教之真文高人之遺韻尤加詳焉頃以請藏金陵屬予為序予受而卒業向之所難今之所易可謂冥通連絡潛

鏡山靈勒遐貫於清都垂洪謨於法界者矣蓋其任山三紀振錫于峯徧尋不死之庭畢踐無人之境有勝必窮無險不涉與夫日游未奇耳剽多妄者異矣而又蘿封之字譜入搜羅樹桂之錢咸資考索且日深月祖神畫形摹以故琪樹金松同檢桐君之錄墨池茶圃雙甄管子之題巨細不遺名實無爽又何有攷之未精撰焉未備者乎嗟乎覽應邵之記如禪岱宗披王履之圖若臨仙掌猶曰地以文奇境因語麗耳至若道元之註水經旁洽異書靈運之賦山居廣陳奇物千載而下等諷詠於登涉婉簡冊於丹青志而若斯斯已偉矣師之天台庶幾是乎若夫精詮教貫宏闡宗風罪法兩於松樞淫慈雲於羅幌花飄座側樂鼓空中斯又地靈以人傑逾章山荀與海藏同久者也彼楊銜常記伽藍慧遠曾經廬阜厥稱著矣豈如斯志名寄區中理存方外將使絕粒茹芝之容默引瑤梯餐風味道之侶羣登寶筏者哉江寧顧起元撰

陳函輝天台詩選序

天台之間於天下也自孫興公一賦始也然漢卽有高察齊又有顧歡隱

居其內邈而上之天冠應真之開拓韋卿子喬之神通農肇耦而遊仙曇顛分而衍教台山不久以異跡著乎宇內

八垓共宗五嶽若言及石梁華頂之勝則羣望俱俯首而揖讓之夫洞天爲天寶也福地之爲地靈也其指可屈也而在台山不一而足也台以天名上應泰符之階下禪星鳥之瑞天縱之矣詩曰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名山不產異人是頑石也則名人之所以報名山肅爽凝而菁華吐其大者爲高勳偉烈忠臣孝子之光而其次卽散觀於騷人高士金石聲歌之緒日星布彩川岳出雲其氣然也輝考古人之咏天台如沈隱侯徐孝穆之諸記李巨仁孟浩然元徽之之諸篇碑蘇未湮星瀨猶兀顧任翻三過終非卜築之幽居天姥一吟仍屬夢遊之逸客惟吾友許帶存先生所選詩集始自有宋之二劉下逮我明之今日或標舉一家之英或近取一邑之乘而餘卽台郡名賢皆不得以闌入焉在台言台明巖檜溪之結秀生動鬚眉赤霞瀑布之爭奇淵源昭穆言善必及其祖先言文必舉其家傳訓國人以孝悌之道而闡名岳以誕孕之房在是集矣其詩以有所刪訂則必言選而亦有佚於選以外者亦有恕於選以內者父兄子弟之教闕文徵獻之方也然合乎詩以論山山爲五宗之伯仲詩亦六代之裔苗非金庭玉京之秘無以發爲物華非巨卿才子之章無以抒爲邦彥誰謂一隅之爲邾莒乎自茲以往代興復霸夫豈乏人筆橐

家猷以扶大雅吾於繼
起之後賢不能無望矣

